

衣萍文存

~~030708~~

76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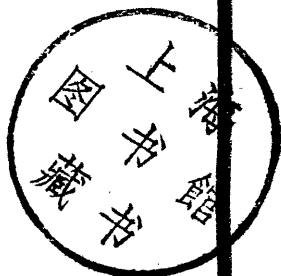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152B

存文萍衣

著萍衣章



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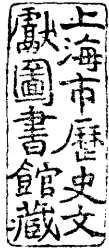
刊司公書圖華樂

1933

衣萍文存

目錄

怎樣寫文章（序）.....	一
胡適先生給我的印象.....	五
記 Mrs. I. I. Skaya.....	三三
劉海粟先生.....	四七
懷燒餅店中的小朋友.....	五一



記所遇	五九
我的傷痕	七九
青年應該讀什麼書	九一
我的讀書的經驗	一二七
汪精衛先生的詩詞	一三七
中國的情歌	一五三
作文與讀書	一七三
黛絲戴兒情詩抄	一八七
悲哀的回憶	一九九
小別贈言	二〇一
俄文譯本「阿蓮」自序	二〇五
種樹集序	二〇九

枕上隨筆序	二一五
談談「文藝茶話」	二一九
我的一個小小希望	二二三
救國的各派	二二七
得磚誌喜	二二九
秋冬的信	二三三
(一) 「歲歲重陽苦病累」	二三三
(二) 「風吹落葉池中去」	二三七
(三) 「看山鎮日不曾閑」	二四一
(四) 「故園山水好」	二四六
寄曙天	二五三
(一)	

(二)

(三)

東城舊侶 二六一

呼冤 二七一

在燈下 二七九

蕭伯納來滬有感 二八七

我的自叙傳略 二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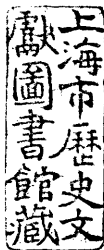
怎樣寫文章

自序 衣萍文存

我把自己六七年來的文章，精選爲一集，定名爲衣萍文存。

這並沒有冒牌胡適文存的意思，他老人家的文章，大都是說理的文字居多，而我的文章乃太半是抒情的，就是說理的文字也帶些抒情的影子。

這册小書，是爲青年而選集的。我希望這小書可作爲學校國文補充讀本，不，就是自修也可以的，我的文字似乎覺得還有一點



迷力，不致於使讀的人討厭。

近年來時常接到讀者的來信，問，應該怎樣寫文章？怎樣寫文章，這倒是一個難題，我總是說說自己的一點經驗罷。

我以為寫文章同抽香煙一樣，是一種嗜好。能夠寫文章寫成癮，文章也就可以寫好了。許多人不明白這種道理，以為寫文章同吃藥一樣，應該耐得苦。本來吃藥也不是壞事，但是耐苦究竟拂人之性，我們要文章寫得好，應該是一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沉醉的精神。

許多學校的作文所以教不好，就是因為他們那些教員不知道教學生樂於作文，而是教學生苦於作文。試想；教師出一些乾燥的題目，例如我們徽州至今還有荒謬的校長出一學而時習之「等的題目，學生怎樣能歡迎呢？出題目作文，不是好法子，在講堂上作

文，也不是好法子。是我們要學生喜歡作文，要學生把文章做的好，應該養成學生一些文學趣味。自由讀書，自由作文，不，也要有一點限制，就是注意學生的思想不致腐敗，墮廢，而且有毒。

我是績溪人，我的家鄉多山，正如鐵民所說，「家家都能開門見山，——山是秀麗的山，幾乎每座山上都有花，有樹，有泉，有石，有巖，有谷，有岡，有壑，有種種清脆的鳥聲，不平庸，也不怪僻。」他又說「績溪的水，更可愛了。那樣的明淨，那樣的靈動，那漣漪，那娟娟的微波，任誰見了都會陶醉的吧。」是的，我的文章，如果有一點好處，那是我們美麗的山川給我的，雖然我已經十四年不回家了。

我盼望青年們讀了我的文章，能寫信指示我的錯誤與荒謬。不，就是恭維的信也歡喜的，我很喜歡沒見面的青年朋友的音信。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十五號 章衣萍

一九三三，二月十日

胡適先生給我的印象

記得從前讀湯瑪士 (Calvin Thomas) 的歌德傳，他曾說，每個學者都有他自己的但丁 (Dante)，自己的莎士比亞 (Shakespeare)，自己的歌德 (Goethe)。他的歌德傳是他自己在大學校中多年教授研究的結果。胡適先生 (爲行文便利起見，以後有時簡稱胡適)，對於胡先生覺得抱歉。) 無論你是教授，學生，政客，官僚，商人，農民，只要你能夠看白話著作的人，在中國，你總得應該知道他的大名，無論你是贊成他，反對他，或是謾罵他。每個看白話文的人

，心中都有他自己的胡適。在我們的家鄉績溪，胡適的名字已經成爲神話了。在那裏的三叉路口，道旁亭中，有冒牌的胡適所寫的對聯，有冒牌的胡適所寫的匾額。在上海南京，聽說也有冒牌的胡適的哥哥和弟弟。究竟胡適是怎樣的人呢？這本書所講的，是我自己所知道的胡適。

想起來，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我纔十九歲，在南京一個中學畢業，便在東南大學當書記。那年的夏天，東南大學辦了一個暑期學校，請了胡適到南京講演。他到南京，便住東南大學的校園內梅齋。我們沒見面以前，已經通了幾次信了，我那一天第一次去見他，胡先生很歡喜。他第一次給我的印象非常好。胡先生的臉，正如周作人先生一次說笑話所說，是個「聰明臉」。他的瘦削而有神的面孔，眼光非常銳利，說話時常帶微笑，但議論毫

不苟且。後來我纔知道，胡適先生最佩服杜威（John Dewey）。杜威先生說話，沒有一句不是深刻地思想過的，胡先生也是一樣，不說一句自己不深信的話。胡先生是實驗主義者，白話文學的提倡者，所以暑期學校聽講的學生非常多。他那時講的是「白話文法」與「中國哲學史」。那時梅光迪也在暑期學校講「文學概論」。他在課堂上大罵胡適。記得有一次，梅光迪請了胡先驥，到課堂上講了一點鐘宋詩，胡先驥也借端把胡適大罵。但那時的學生，信仰胡適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論宏議，似乎沒有幾個人去聽。高語罕那時也是暑期學校的學生，就在課堂上同梅光迪吵過嘴。（參看高語罕白話書信）

我那時還是一個什麼也不懂的中學生，暇時也擠去聽胡先生的課。每次都擠得一身大汗，課堂上真是人山人海。他的講演正

如他的散文一樣，清晰而有趣味。（在中國，我只聽見兩個會講演的教授，一個是胡適，一個是魯迅。）

他每天會客的時間，花去真不少。許多教授，學生，都流連梅龔，叩門進謁。記得有一天，東南的怪傑顧鐵僧教授也去看他，並且帶了他的中國文學史去給他看，那文學史的頭兩句，就是：「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

我那時很喜歡做詩。我住在興泉旅館，曾和北京的胡思永（適之先生的令姪，不幸早死，著有胡思永遺詩。）杭州的靜之，仰之（程憬）冠英，珮聲結社做詩。那時我們的詩，自然多受了嘗試集的影響。我們一班人中，思永和靜之都做得一些好詩，珮聲天才很高，但不肯多作。那時我們做詩，實在不免濫作，有時一天做好幾首。胡先生反對我們，他說：「你們做那些沒有底

子的詩，何不專心學英文？」

我從少高傲，不以胡先生的話爲然。我寫了幾句打油詩來反

對他：

你勸我不要做詩，

你說我的詩沒有「底子」。

究竟詩是怎樣的東西？

他要什麼樣的「底子」？

我既不想學什麼「詩人」，

我也不想學什麼「名士」。

我只做我自己所不得不做的詩，

因爲我不能將我的感情生生地閉死！

胡先生究竟是一個能容忍 (Tolerance) 的人，他居然贊成我的打油詩，說是做得很好。

有一天，一個暑期學校的學生去看他，問他生平有沒有情史，嘗試集（那時初版方出）中似乎有幾首是戀愛詩。那天晚上，胡先生就寫成一首一笑：

十幾年前，

一個人對我笑了一笑。

我當時不懂得什麼，

只覺得他笑得很好。

那個人後來不知怎樣了，

只是他那一笑還在：

我
不
但
忘
不
了
他
，
還
覺
得
他
越
久
越
可
愛
。

我
借
他
做
了
許
多
情
詩
，
我
替
他
想
出
種
種
境
地
：
有
的
人
讀
了
傷
心
，
有
的
人
讀
了
歡
喜
。

歡
喜
也
罷
，
傷
心
也
罷
，
其
實
只
是
那
一
笑
。

我
也
許
不
會
再
見
着
那
笑
的
，
但
我
很
感
謝
他
笑
的
真
好
。

這首詩中的他，當然是個女性，應該是「她」。我們知道胡先生的人，多知道胡先生是一個「多情」的人。但他的感情，給他的理智壓住了，不敢奔放，不會做出狂戀的詩。所以他曾對我們說，「我寫情詩，到『多謝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便夠了，這是含蓄的寫法。」

那首一笑，後來也收入嘗試集裏。那是民國九年八月間的事。暑期學校關門，胡先生北返了，後來遂生了很重的病，心臟炎與腎臟炎。

我於民國九年十二月間（？）到北京，住在門雞坑的工讀互助團裏。那時工讀互助團中的事業，如飯館，英文夜校，等等全失敗了。鐵民靠着翻譯書賣給一個朋友過日子，譯的是關於音樂的書。此外有忘我（魯彥），何孟雄，繆伯英，錢初雅，等，全沒有職

業。我到北京後，便去看胡先生，那時他的病已經好得多了。

還是每天用大鍋熬着，吃着陸仲安的補藥。胡太太是個很溫和的舊式女子，待我也很好。最同我意氣相投的是胡思永，一個通信已久剛纔見面的好朋友。（在這裏說一件小孩子的故事，仰之後來替思永編遺詩，把關於我的名字的句子，全塗抹了。原因是仰之報仇。思永未死以前，我和他總罵仰之是「奸雄」。）

那時胡先生的家，住在後門內鐘鼓寺十四號。那房子，據說從前是一個廟，後來改建民房的。思永住在右面的廂房內。對面是胡先生的書房。四面堆的都是重重疊疊的舊書籍和新書籍。胡先生大部分的時間是埋在書堆裏。

我那時和思永同替胡先生抄書，每千字的價格是二角五分。但胡先生對我們很好。每次總是多算些錢，價格是說說罷了。

思永那年也沒有進學校，在家自修。胡先生晚上有暇，也同我們講詩經，講楚辭，胡適文存有一篇懷疑屈原的文章，就是那時的一個晚上同我們講的。

我們有一次請胡先生替我們講「文學概論」，胡先生笑着說道，「我的文學概論嗎？一點鐘就講完了。」但是他的「文學概論」如何，究竟沒有講，我們也不知道。

胡先生的文學嗜好，我們是知道的。他歡喜莫泊三，乞呵夫，易卜生。他有莫泊三易卜生的英譯本全集。他最歡喜乞呵夫，他曾告訴北京飯店的西書掌櫃，有新出的乞呵夫英譯本，趕快送到他家裡。在文學上，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他說：中國的新文學創作，應該經過寫實主義的洗禮，前途纔有希望。他不很喜歡梅德林克，一次，思永曾問他，「梅德林克的青鳥怎樣？」他說，

「那是給小孩子看的。」

胡先生很喜歡做詩，但他自己說不是一個詩人，因為他的生活沒有什麼神秘。有一次我們曾拿郭沫若的女神給他看，他看了，說：「我看不懂！」後來，我們看他的日記上寫着，「郭沫若有詩的天才，藝術的技巧，還不大好。」（大意如此，原文忘記了。）他却恭維過郁達夫，說他的沉淪是寫得好，頹廢也有頹廢的經驗。

他最喜歡魯迅的阿Q正傳，阿Q正傳在晨報附刊上發表，他每次看了，總歡喜讚嘆，說，「寫得真好。」有一次，他曾說，「如果阿Q正傳是用紹興話寫，那一定更有生氣呀！」同時的人，他最喜歡魯迅與周作人兩先生，他常說，「周氏兄弟真可愛！」

每個作家寫文章都有他的脾氣與習慣，例如魯迅先生，他寫文章的時間，大概多在晚間。他晚上寫文章，睡得很晚，所以次

日起得很遲。魯迅先生寫文章，還有一個習慣，就是環境一定要十分寂靜。窗下的輕微的脚步聲，有時也會使魯迅先生攔下筆來的。我還記得一個笑話；有一晚，外面下了很大的雪，魯迅先生生在房內寫文章，寫得很遲了。驀地裏，聽見屋簷上面，有兩隻貓在打架，呼聲震破了肅靜的黑夜。魯迅先生惱了，投下筆，踏着雪，到外面去打貓。貓走了，魯迅先生的氣也平了，於是回到房裏，關起門，仍舊寫文章。次日早晨，家裏人起來，看見雪地裏有一條很清楚的足印，直達房門口。家裏的人都急了，以為是失了竊，晚上賊來過了。但查查房內的東西，並無失落。後來魯迅先生醒了，這一幕喜劇也明白了。

可是胡先生寫文章的習慣，却沒有這樣嚴肅。他有時一面和客人談話，一面寫文章，當然，那時節，他寫的文章並不是創作。

他很喜歡抽烟，他寫文章時似乎離不開香烟。常常一隻手夾着香烟，一隻手寫字。他寫文章可寫得很快，一提起筆來就是上萬字。他是有一「歷史癖與考據癖」的，所以寫一篇文章得查許多參考書。他的書桌上總是堆滿了中西書籍，看來很雜亂，其實，他有他自己的條理。你千萬別動他的書桌，一動，他就找不着材料了，他會動氣的。

那時章洛聲也住在胡先生家內，在北大出版部做事。洛聲曾告訴我一個笑話。他說陳獨秀先生寫文章，有一個怪脾氣，他歡喜把襪子脫下來，用手摸自己的肉腳，並且把摸過腳的手放在鼻子去聞，這樣，文思便滔滔而來了。

有一次，我們在胡先生的書架上，找着一本英譯本的共產黨宣言。我們高興極了，便帶到工讀互助團裏去看。那時工讀互助

團裏的人，如忘我（魯彥），他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如孟雄，是馬克斯信徒，後來成爲共產黨重要人物，被殺在上海。初雅崇拜托爾斯泰。我同鐵民沒有什麼信仰。但我們也喜歡說說馬克斯，克魯泡特金。常往來胡先生的家裏的，有黨家斌，他崇拜尼采（*Nietzsche*），我們大家替他取了一個「超人」的綽號。胡思永雖然崇拜他的叔叔胡適，私下叫他「胡聖人」，但他自己却掛上英雄主義的招牌。老實說，我們這一羣浪漫少年，當時似乎並不會受了胡先生的科學方法的影響。

胡先生自己說，他的思想，受兩個人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仰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思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

的結果。」

胡先生反對青年妄談主義。不肯研究問題。他罵過我們，「你們連資本論（Das Kapital）也沒有看過，談什麼馬克斯？」是的，資本論的英譯本，我們也買過，但那時我們一班小朋友，沒有人看得懂。有一次，我問胡先生研究社會學該先看什麼書，他說，有中譯本的愛爾烏德（Ellwood）的社會學（世界叢書本）可看。在政治上，胡先生始終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自己並沒有說過改良主義，這是我們送給他的一個名稱。），他主張「一點一滴」的解放與改造。但那時青年，大家都主張「革命要革得徹底」，雖然革命大旗上的招牌，各各不同。那時朱謙之先生，曾主張「革命要革得虛空破碎，大地平沉。」這總算最徹底的話了。可是虛空如何破碎？大地如何平沉？朱先生沒有說，我們也不知道。朱謙之那時住

在馬神廟的光明學舍。有一次，他同我說，「實驗主義，詹姆士（William James）還可以算是對的，杜威是不對了，適之更是不對。」我不懂哲學，也不懂朱謙之的話。但以人而論，朱謙之的確是一個好人。那時他沒有遇見楊沒累女士，所以見着女人還是要發抖。他很窮，幾星期沒有錢買油點燈，便在牀上想成一部革命哲學。有一次，梁啟超在北大公開講演，「批評胡適之哲學史大綱」，朱謙之去聽了回來，告訴我，他怒極了，梁的態度很不好，他真想上講台把他拖了下來。

胡先生也還看得起朱謙之，說他的思想雖然雜亂，人格却還很好。

我到北京之後，就住在門鷄坑，後來，門鷄坑愈鬥愈窮了，但我們仍舊高談主義，不事生產，胡先生罵：「你們這班小名士，餓

也會把你們餓死了！」思永也時常提着 空氣，到門鷄坑談天。我們想革命，想暗殺軍閥，官僚。記得有幾個朋友，在北大理科聽講，便偷了一些硝酸，硫磺，棉花，鐵片，想在門鷄坑做炸彈。炸彈做成了，半夜裡起來，偷偷地到中央公園假山後去放，說是聲音很響，次日去看，却不曾炸壞一塊泥土。後來，那些杜撰的炸彈，也炸過一隻小黃狗，牠却絲毫沒有受傷，逃到遠處去了。那時我們的革命行動，不過如此。

鐵民會問胡先生，讀書有什麼方法。胡先生說，讀書最要緊的是應該尅期。什麼叫做尅期？尅期是，一本書拿來，定多少時讀完，就多少時讀完。五四運動後的鐵民，是一個狂人。他曾寫信給他的父親，說：「某月某日起，我不叫你父親了，大家都是平等的。」他的父親接着信，大氣一場，說，「反了，兒子念

書念到大學，連父親也不要了！」可是後來，鐵民的父親死了，他却做了一首很悲哀的孤兒思歸引。鐵民又曾寫信給蔡先生，直稱元培而不稱先生。胡先生知道了，把鐵民叫去大罵一頓，說，「就是蔡先生的長輩寫信給他，也該客氣一點，不應該如此無禮！」鐵民說，「這不是無禮！不寫先生，一來呢，省時間；二來呢，省紙省墨！」胡先生氣得沒有話說。

胡先生在北大講 *New Poetry*，我會和鐵民去聽，教室是在北大四樓。有一次，胡先生正講得起勁，忽然停住講，走到教室的前面把窗兒關上。當窗而坐的是兩個女學生，那時正是冰天凍地的冬天，北風很緊。我們回頭一看，那兩個女學生臉兒全紅了。

我到北京以後的四五年，從門鷄坑的朋友窮得散夥以後，簡直以鐘鼓寺爲我的第二家庭。胡先生的書籍，我們可以隨便取來看

覽，他找書找不着，總說我們拿去了，罵了一場，又去買新的。

胡先生是一個最能原諒人的人，他在美國式的教育底下，訓練成他的 *Gentlemen* 態度。他對他的小孩思祖，也很客氣，思祖替他做事，他也說謝謝。有一次，胡先生帶了思祖，到北大上課，一個學生靠着樓窗高聲的大嚷：

「我不要兒子，

兒子自己來了！」

胡先生抬頭一望，不禁微笑。

他最愛他的小女兒，他不喜吃粥，爲了女兒要吃粥，有時也得吃粥。他總說他的女兒聰明。後來，他的女兒得了肺病，死了，胡先生與胡太太相對大哭。我們只知道胡先生爲了他的女兒，流過一次的熱淚。我們還知道，胡先生有一個脾氣，不喜歡吃甜的

東西。

我們績溪人總有一種習氣，無論到什麼地方，績溪人同績溪人在一處，總是不改鄉談。所以我們在胡先生家中，說是全是績溪話。胡先生打起績溪調來讀詩詞，是在他的有牢騷的時候。在病中，他很喜歡讀樵歌，（南宋，朱希真著，有我的校點本，商務印書館刊行。）曾對我和思永說：「這是一劑藥，可以醫你們這些恨人的！」他又曾集樵歌的句子成一對：

「伊是浮雲儂是夢，

愛他風雪耐他寒。」

胡先生很喜歡朱希真，也喜歡辛稼軒蘇東坡。（他對於詞的見解，可看他的詞的起源與詞選自序）我們很喜歡納蘭性德，但胡先生却不喜歡他，他說，「納蘭性德還不如我們績溪的石鶴舫，石鶴

舫的詞比納蘭性德還好些。」（石鶴舫，清道光時人，他著有詩詞集一卷，無流行本）這是他的偏見。

那幾年，胡先生的家中，接連發生了幾次不幸的事。十二年四月思永死了，後幾年思聰（思永的堂哥）死了，胡先生的小女兒也因肺病死去。最使我難忘記的，思永死後，有一個故事。思永死後若干天，他的房子用紙裱糊一新了，紗窗的紙也改糊過。

思聰睡在思永的房內。一夜，思聰正在睡眠朦朧的時節，忽然看見思永的影子，提着燈籠，走近床前。思聰嘴裡說不出話，心裏明白，有些怕起來了。他望見思永的影子，用力向他吹氣，他也說不出話，向着影子對吹。時間花了很久，思聰急得要命，又哭不出聲，正在吱吱唔唔的時節，對房的思聰的父親，胡覺先生聞聲起來，纔把思聰喊醒。第二天，思聰起來一看，窗上新糊的紙一個

個洞地破了，像是用錐子插破似的。思聰說是有鬼，胡先生聽見，很不以為然，說：「那裏有什麼鬼！窗上的洞，是貓抓破的！」胡先生是相信范縝的神滅論的人，自然不相信有鬼。這件事也許是思聰的幻覺。但思聰後兩三年也死了。現在我把這件可入閱微草堂筆記的故事寫起來，也算一個紀念。

胡先生是個樂觀的人，他的永遠的寂寞的微笑着的顏色最動我的記憶。思永思聰死後，胡先生很悲哀。他們都很聰明，年青，死得太早了！思永留下的有一冊胡思永的遺詩，胡思聰遺下有幾張油畫，掛在胡先生的客廳上。他還替我的祖父畫過一張照相的木炭畫。每週評論上登過他一篇小說。其餘，沒有什麼，他們的聰明和才力，都隨黃土消滅了。胡先生當思永死後兩天，曾帶了我們幾個小朋友到中央公園去玩。他知道思永之病，當然爲了結

核症。但也有一個原因，是爲了——後來他在南方，戀愛着一個女子，而那個女子不能愛他。」思永生前，曾有一次跑去問他的叔叔，「愛情究竟是什麼？」胡先生想了一會，笑着答：「這很難說。」可是胡先生那天，在中央公園曾告訴我們一班小朋友：戀愛譬如賽跑，只有一個人可跑第一，然而只使失敗，我們也還要向前跑。這是他對於青年人的教訓。

爲了做中國哲學史大綱和考證文學史上的史料，胡先生大買中國古書。琉璃廠的舊書店，遇着有罕見的舊書，總送到胡先生家中去。胡先生說，「我多買舊書，是要看中國的古人，究竟懂得怎樣！」有一次，他又在中央公園，對孫伏園發過牢騷。他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爲什麼呢？八股是最無用的東西，做八股做了千年，纏足是最腐敗的陋俗，纏足也纏了千年。世界

上還有那一國有這樣的傻事情嗎？所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以上的印象，說得很零碎。我們到泰山去玩，有的人欣賞他的松樹的清奇，有的人欣賞他的巖石的幽古，有的人歡喜踏南天門的積雪，有的人歡喜絕頂上的落日。印象各人不同，做泰山遊記的文章也各人不同了。偉大的泰山，永遠直立那裏，不減他的崇高與雄峻。零碎的記載，對於泰山有什麼關係呢？無論怎樣說，胡先生總是我國學術界的泰山，我的講話雖是一鱗一爪，也值得一看的罷。

自民國十六年以後，我忙於衣食，胡先生的家也漸漸少去了。胡先生的家從鐘鼓寺遷到景山後林長民舊居之後，我只去過一次。那幾年間，胡先生南北奔波，到歐美去走了一趟，爲了中英文化

基金會事。他出國以前，我在來今雨軒請他吃飯，到有周作人劉半農川島諸先生，他來坐了一會，手裏拿着是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短篇故事（英譯本）。他對我們說，「這幾天正看托爾斯泰的故事，幾乎每個故事裏多有一個魔鬼。」

胡先生是從西伯利亞方面去的，在莫斯科住了幾天，當時寫信給志摩，很有恭維俄國的話。他的話很使一班共產黨高興。李大釗先生被捕之前，我的朋友葉君見着他，談起胡先生，李先生說，「我想寫信給適之，勸他從莫斯科回來，不要讓他從美國回來。」後來胡先生從美國回到上海，我到極司非爾路四十九號去看他，並且把李大釗先生的話告訴他。他說，「俄國是學美國的。我個人還覺得美國有希望。俄國學美國的地方，如（1）工廠式的管理法。（2）廣告式的宣傳，（3）買賣人的訓練。……」胡先生是

希望中國走美國的路的。

中國究竟走那條路呢？走俄國的路也罷，走美國的路也罷，就是走意大利的路也罷，總比糊裏糊塗沒有路走好些。我想。

胡先生是一個實驗主義者，他是看不起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前幾年，社會科學書籍很流行，胡先生的家搬到北平以後，大前年，他一個人來到上海，住在倉洲飯店，同去看他的，有我和李小峯，趙景深。談話之間，他大罵今日中國的出版界。他說，「把 Dietzgen 的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改個名字，叫做辯證法的邏輯，譯的莫名其妙，便可一版再版地銷行，這真是中國出版界的羞恥！狄慈根是一個第三四流的學者，他的書也值得這樣銷行嗎？青年們漸漸肯買書了，這是好事。但出版界是操青年生殺之權的。耶蘇說得好；需要麪包的，不要把石頭給他。我希望中國出版界

不要把石頭當麪包賣。」後來趙景深問他：「你以為做煤油的辛克萊怎樣？」他說，「從藝術上看來，還是得諾貝爾獎金的辛克萊·羅意斯好些。」我又問他，「胡先生，你對於中國的普羅文學有什麼意見嗎？」「我還沒有看見中國有什麼普羅文學。」他答。



胡適先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他是一個聰明人，一個「好人」，一個「學者」，一個有「不朽」(Social Immortality)的宗教的信仰的人，他也許有他的偏見與他的缺點，但是，一根大樹，我應該從他的根幹上去瞻仰他的偉大的。上面的印象只是一枝一葉，我的力量還不夠看到他的偉大的深處呀，在他的文學與哲學方面再去觀察他的思想的全體罷。要了解一個學

者的思想的來源。我們不可不先去研究他個人的小史。

THE MRS. LORSKAYA

我應該感謝 Polevoy 先生，因為他的介紹，使我有機會認識 Mrs. Lorskaya，那有廣大的愛心的女雕刻家，繪畫家，——從前莫斯科有名的女伶。

然而我覺得羞慚了，自從見了 Mrs. Lorskaya 以後。

那是前星期五的晚上，在 Polevoy 先生的堆滿書籍的客廳中，我和 Polevoy 先生喝着濃茶，雜談俄國文學和中國文學情形。他說已經將阿 Q 正傳譯成俄文了。還譯了郁達夫君的一篇薄奠，情書一束裏

的各篇也次第譯成俄文了。他說 Voronsky 要他寫點中國新文學的情形，他現在正搜集材料，預備寫成文章寄給 Voronsky，在他主幹的 *Na Literaturum Postu* 上發表。

Polevoy 先生來中國已經有二三十年了罷，他的中國話說得很流利。在他的書架上，可以看見堆着的立着的大部分是中國的舊書和新書，他說他有時不買中國書便睡不着覺。他現在正自印他編的中俄字典，說是已經花了二十年的苦功了！他每週在北京各大學裏擔任四十點鐘的俄文功課，而以每晚的餘暇及假期來介紹中國的新文學到俄國去，他和一切政治上的赤化白化都無關係，他可算是一個忠實的中國文化的愛好者和介紹者。兩年以前，我在一個私立大學的宴會席上初次認識他，我們談論中國翻譯俄國的小說戲曲，他說曾看見某君翻譯契訶夫的「求婚」（？）一劇，內有一段對話，

按原文當譯「我愛你，你死之後，我還愛你。」中文譯本作「我愛你，棺材之後，我還愛你。」我當時忍不住哈哈大笑，幾乎把那晚吃的東西都笑了出來。此後便沒有再遇見 Polevoy 先生，但在我的記憶中，還記得他是一個留心中國文學的俄國學者。

上月中旬，我正呻吟病榻的時候，忽接 Polevoy 先生的來信，說他擬將我的小說譯成俄文，要我允許他，並且要我將「自傳」寫成給他。那時我真覺得受寵若驚，我的小說在國內正受着一般大大小小的批評家的攻擊，怎樣可以譯成俄文去丟醜呢？俄羅斯文學是世界文學之花！在那莊嚴偉大燦爛的文學花園裏，怎能容納異國的小草的移植與生存呢？後來又想到有人翻譯自己的作品，究竟是可喜的。而且 Polevoy 先生是深通中國文學的人，因了他的美妙的翻譯，或可減少原作的拙劣的描寫罷。做「自傳」是自畫自贊的

好機會，我終於毅然的允許 Polevoy 先生了。

記得 Virgil 在他的牧歌上曾說起：年歲帶去了一切的事物，記憶也同別的事物一樣地消滅了。我雖年青，而小姐們近來已經當面背後喊我「老頭子」了。我殆 Gibson 詩中所謂 Old Young man 乎？病後的一月光陰雲煙地過去了，而「自傳」纔寫成幾行字。

然而 Polevoy 先生的誠懇的談話竟十分感動我了。他說中國需要創作，他說中國的新文學似乎還沒有上軌道，他說中國所自謂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恐怕還是浪漫主義者。他問我喜歡讀俄國文學中誰的作品，他問我中國研究文學的人何以特別喜歡俄國文學。我們談起 Gilis 的中國文學翻譯的荒謬，我們談起金瓶梅一書的文學價值。亂七八糟地談了半天，時候已經很晚了，黑暗從窗外偷偷地襲進來，Polevoy 先生站起來，扭開了電燈。

「我的作品很不好，最好是不要全譯。」我說。

「全譯，我都喜歡，還有一兩篇，一等到春假，便可抽暇譯完了，」他說，隨手到書架上取下一本情書一束來，翻着說：「你自己喜歡那一篇？」

「你呢？」

「我喜歡從你走後，」他翻着書說，「還有一篇桃色的衣裳。」

「

「我自己都覺得很淺薄，但中國報紙上的批評都不能叫我心服，他們全是傳統觀念很深的人……」

「中國，中國恐怕還沒有批評家……」隨後他又說起周作人先生的翻譯小說的忠實，又說到托洛斯基的（Literaturai Revolutsia）的英文譯本之佳，（我的朋友韋漱園李冀野正在翻譯此書。）接着他

很有興致地說：「將來先生的小說譯本付印的時候，我已經請了一位女畫家繪畫，阿Q的插畫也是請她畫的，她很歡喜先生的小說，也喜歡魯迅先生的阿Q，她想要畫一本阿Q的畫呢。……」

「姊是一個畫家，一個雕刻家，又是很有名的女伶。她的畫和雕刻在俄國都很有名，可是中國很少人知道她。……」

「她到中國已經兩年了。她每天到街上去，用鉛筆描寫街上的苦人：乞丐，洋車夫，小孩，污穢的可憐的小孩，老人，從前是工人，老年不能作工纔變了乞丐的老人。……」

「她很同情中國的苦人，她替他們畫了不少的畫，塑了不少的雕刻。她時常為中國的苦人們傷心……」

「許多歐美人到中國來，畫幾張風景畫：北京的天壇，北海，中央公園，正陽門樓。他們是到中國來享樂的。他們把他們的

風景畫拿到外國去，自然有些好奇的富翁和太太肯出大價錢買去，他們於是全發了財。……

「她也是很窮，可是她不願意賣去她的中國的苦人的繪畫和雕刻。如果她那樣做，她也可以發財了。」

Polevov 先生愈說愈有精神了，忽然站起身來，走出客廳，不一會，拿了兩個雕刻像回來擺在桌上，說：

「這就是 Mrs. Lorskaya 雕刻的兩個半身像，你看……」

關於繪畫，雕刻，我是一個十足的外行，（其實，我那一樣不外行呢。）然而 Mrs. Lorskaya 的兩個半身雕刻像竟深深地感動我的心了，使我覺得羞慚，覺得恥辱，覺得無限的悲哀。因為眼前所擺着的，是我們可憐的同胞，可憐的父老，可憐的朋友。在熱鬧的街道上，在荒涼寂寞的窮鄉僻壤裏，你們隨處可以遇見的；這樣辛苦

的臉龐，多皺紋的，瘦削的，頹唐而且勇敢的，而且有忍耐性的。他們工作過了，勤勞過了，替人類多少創造幸福過了，然而他們可憐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忍耐飢寒，忍耐社會上經濟上的無限的壓迫與苦難，他們受着父母的累，妻子的累，及一切不可抵抗的自然之累，霧風吹着他們，烈日曬着他們，他們不知道嘆息，不知道流淚，不知道痛恨，不知道怨尤和反抗。他們是怎樣可愛的慈善的，優良的同胞呵！對着這樣偉大的同胞的半身雕刻像，我真想羞慚地膜拜了。呵，我的上帝！

然而我竟想站起來走了，我沒有臉面再坐在這樣偉大的雕刻像的面前。我覺得自己的表現的文字的淺薄無聊。我描寫戀愛，戀愛，戀愛，年青的，美的，浪漫的戀愛。我描寫得戀者的歡喜與失戀者的悲哀。我走進少女的臥室，偷入少女的羅幃，偷聽少女

與情人的靈魂的甜密的囁語。我會被少女嬌呼爲「寶貝」，也會被少女嗔罵爲「聽差」。嗚呼！戀愛，戀愛，戀愛，少女，少女，少女，在我眼前的許多可憐的，辛苦的，勞動的，被損害與被侮辱的無量數的父老，兄弟，他們的生活與死亡，爲何不代戀愛與少女而寫入我的文字？嗚呼！我這淺薄的，無聊的，可恥而且可咀咒者！我真想燒去我的一切的胡寫的創作！

我真想站起來走了，但是 POLGOVY 先生說：「Mrs. Lorskaya 不久就要來了，我介紹你和她談談，請你等一會罷。」

隨後他走了出去，回來很歡喜地說：「Mrs. Lorskaya 已經回來了。」不一會，我理想中的 Mrs. Lorskaya 真的走進客廳了，她與我一握手以後，便坐在我的對面。在燈光底下，望見眼前的 Mrs. Lorskaya，似乎有三十幾歲了吧。在她的儀態中，自有一種慈愛而

和悅的姿勢：柔和而流動的聲音，微笑的臉龐，說話時不停的揮她的手，顯出一種說教的神氣。我平常也是一個閒話很多的人，那時却訥訥說不出什麼了。真的，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聽她說起喜歡我的作品以後，我更覺得羞慚無地了。雜誌了片刻以後，因為 Polevoy 先生說我願意看她的作品，她便立刻到裏面去，拿了一疊照片和兩本 Sketch 的簿子回來。

那些照片有些已經陳舊了，那是她從俄國帶來的，那是她在莫斯科陳列的雕刻。真個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我只記得一個 Lenin 的雕像和一個全身的少女的雕像，巍然地立着，我們的 Mrs. Lonska-ya 站在那少女雕像的面前，顯出祈禱的神氣。那兩本 Sketch 便全是她兩年來在中國的作品了。那是我們國內苦人的現形圖！那裏有乞丐，污穢的乞丐，老人，抽着煙袋的頹廢的老人，小孩，窮苦的

小孩，車夫，辛苦的在風塵中奔走的車夫，在我腦中印象最深的是
一幅拉大車的 Sketch，三個苦力拼命地向前拉，身子全向前灣着，
脚步却在後面，成一條斜綫。他們的大車上的負擔真個不知道有幾
千斤重的，那負擔實在太重了，那是我們一切的可憐的勞動的同胞
的共同的負擔，重的，冷酷的，然而他們總拚命地向前走，不回
顧，不停頓，不反抗而且沒有怨尤和咀咒。我對於圖畫是外行，我
想起 Millet 的「拾穗」「晚禱」和「播種者」，但牠們給我的感動
都沒有這幅 Sketch 那樣深刻，那樣難受，那樣傷感得幾乎流淚。我
並不是說 Mrs. Lorskaya 的藝術比 Millet 高，我不會那樣糊塗，我只
覺得那眼前拉大車的辛苦而且勇敢的苦力是我們在街上所常遇見的
父老兄弟的緣故。

Polevoy 先生說是 Mrs. Lorskaya 還有很多的雕刻和圖畫，都是在

北京創造的。我問她能不能開一個展覽會，給同好的人看看，她微笑着，似乎表示允意，但要等將來有機會再定。她問我看過上次北京飯店的圖畫展覽會沒有，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只喜歡克羅多的一張「北京酒徒」，旁的外國人畫的全是畫匠的作品，沒有生命。她微笑着表示她的意見和我相同，她說，「除了克羅多，那展覽會裡的畫還是司徒喬好些。」她又說司徒喬年青，很有希望。我問她見過司徒喬沒有，她說是認識的。

她說話的聲音愈快，愈有精神，眼光閃閃地，議論滔滔地不窮了。她說她初到中國時有一件事使她很奇怪。就是一個中國人在車上坐着，一個中國人在拉着車，這件事使她苦痛了好久，她不懂得車上的中國人何以全是泰然，安然，臉上現出毫不動心的樣子，而且竟有在車上睡着的。她說研究藝術的人很可憐，就是眼前許

多問題要想解決，而又沒法解決。她說所有藝術家全是理想家，社會改革家。她說她現在留心研究中國的乞丐，覺得中國乞丐有兩種，一種是以乞丐爲職業的，一種是工人而年老或病廢失業流爲乞丐的，她說她最同情後一種的乞丐，那兩個雕刻像是爲他們造的。她說很喜歡我的小說，——Polevoy 先生譯的，——她希望我能夠改改作風，走到工廠裏去，走到貧民窟裏去，走到洋車夫的家裏去，走到乞丐的廟裏去，到那裏去觀察，那裏創作出來的小說纔是真有生命的小說！她說希望我有那樣的作品，她也願意跟着我去觀察，她可以在那裏繪畫。她說我們可以算是三個好朋友：她繪畫，我創作小說，Polevoy 先生翻譯。



Mrs. Lorskaya 期望我太深了，我覺得慚愧，覺得感激，覺得有

一種新的力量在我的心裏，一種新的希望在我的目前。辭別了 Polei VOY 先生與 Mrs. Turbkaya 回來，在黑暗的歸途裏，我不知道天上有沒有稀疎的，無力的，虛偽的，薄弱的，光明的星星，只覺得晚風亂吹的灰塵的街道上，有無數的，可愛的，勞動的，污穢而飢餓的父老，兄弟，姊妹，他們在那裏徬徨着，奔走着，尋求着，奮鬥着，爲了他們困難的生活。高樓上的大時鐘的短針指明已經十一時了。春夜的溫柔呵！那洋房大廈裏的老爺太太們正懷抱而囁語在錦綉的床榻中罷。不仁道的上帝呵！我願意畢生飄泊在灰塵的街道中，伴着可憐的朋友們，那是我的永久的歸宿！

一九二七，四，三，追記

劉海粟先生

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不是苦惱的。

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不同時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家，沒有一個偉大的理想家，不是苦惱一生：爲世界的黑暗苦惱，爲人類的庸賤苦惱，爲萬事萬物的墮落和下流苦惱。苦惱，是偉大的思想與偉大的藝術的源泉。沒有苦惱，沒有進化，沒有苦惱，沒有光榮；沒有苦惱，沒有聖者與藝人。苦惱神聖！

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從地獄到天堂的但丁，自沉汨羅的屈原

，杯酒銷愁的李白，苦悶不堪的米格朗，他們爲苦惱而生，爲苦惱而死。苦惱是他們的宗教，詩歌，繪畫的結晶。苦惱光榮，苦惱神聖！

近代的中國是墮落，昏庸，淺薄的中國。思想淺薄，文學淺薄，藝術淺薄。我們期待着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爲中國苦惱，爲中國的民族與文化苦惱，從苦惱裏產生偉大的思想文學與藝術，改造中國，也就是改造世界。苦惱努力，苦惱神聖！

不幸得很，我們還沒有看見中國有什麼偉大的思想家與文學家出現。印度還有甘地與泰戈爾，我們却連半個甘地與泰戈爾也沒有，我們的藝術家正在模倣日本，模倣歐美，我們的新興藝術正在萌芽。

劉海粟先生是我們很熟的名家，也是我們很熟的朋友。我不

懂得繪畫，但我很尊敬他的苦惱的藝術的精神。二十年的苦學，數萬里的壯遊，三百件作品，斐聲歐洲，馳名世界。他的繪畫不拘於小小的瑣屑和枝葉，他崇拜「光」，崇拜「力」。他崇拜「大」與「高」。不必說劉海粟先生的繪畫如何偉大，自有他的作品爲他確切的證明。偉大的藝術品不是一時可了解的，也許要數十年數百年，也許竟要數千年。劉海粟先生的繪畫自有將來藝術史上的定評。他說他雖然名滿天下，自己時常則傷心，他說常常夜半醒來，爲人類的苦惱痛哭。我們就他一生苦惱及奮鬥而言，他已經是一個藝術家而且接近偉大了。

我們不能忘記他爲提倡模特兒而與頑固的社會及軍閥奮鬥，我們不能忘記他在中國開創美術學校，爲中國教育史上開一新紀元。我們不能忘記他融合中西繪畫的精神，而自成一派強而力的藝術作

品。他喜歡畫熱烈的太陽，喜歡畫狂海的怒浪，喜歡畫奮鬥的老牛與潔白的大雪，那都是他偉大的人格與思想的徵象和表現。偉大的藝術是不斷的努力與苦惱的結晶。我們希望偉大的劉海粟先生有更偉大的將來。

苦惱的中國正期望偉大藝術家的發展與拯救！

一九三二，九，二十九。

懷燒餅店中的小朋友

離帝王廟幾十步遠的街上，有一個狹小的燒餅店。店中右邊是一個茶館，茶館前面擺着很多的小攤：賣瓜子花生的，賣破衣破鞋的，賣糖果破書的。燒餅店的出品，多半供給那茶館中閑談的人們和那些擺攤的小販子。但有時有三五往來的洋車夫，偶然也跑去光顧幾個燒餅，至於穿長袍戴金絲眼鏡去買燒餅的，也許只有我老章一人罷。

我總覺得燒餅的滋味比什麼不中不西的來今雨軒或西車站食堂

的大菜好得多，尤其是和花生混合起來吃。但同調的盡是那些苦朋友，他們每天弄得幾個買燒餅的銅子，已經很難了，那裏還有餘力去買花生混起來吃呢？所以我好幾次想買一塊大洋花生，兩塊大洋燒餅，在茶館中開個「燒餅會」。明知是邀不到北京的一切濶老和那些聚餐會的文豪們，但我知道那些擺攤的，拉車的，以及一切苦朋友們，一定是惠然肯來的，只可惜我的工作太忙了，一方面又因為三塊現洋很難籌措，所以這個燒餅會到今天還沒有舉行！

那燒餅店裏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主人，大約有四十歲以上的年紀，臉色蒼黃，而且憔悴，當我每次去買燒餅的時候，他總是拿着碗茶坐在桌旁慢慢地喝，好像這世界在他看來是沒有什麼事可做了。站在火爐旁做燒餅以及拿燒餅給客人的，是一個孩子，十三四歲的年紀，圓團團的臉，破衣裏現出活潑而且強健的身體。我因

爲買燒餅的次數太多了，所以有一天竟和他攀談起來：

「你姓什麼，小孩子？」

「我姓王！」

他第一次聽見我問他的話，好像很奇怪似的，眼光閃閃地在我的身上不停地望。我頓然感覺十分悲哀和寂寞。我身上的衣服竟把我和這個小朋友隔開了，我怎樣能夠叫他知道我也是同他一樣的可憐呢？

但後來終於漸漸地和這個小孩子相熟了，我從他的談話中知道他是本京人，家裏什麼人也沒有了，所以在這裏學做燒餅，燒餅當飯是吃店中的，一年還有一塊大洋工錢。我近來因爲受了陶知行先生的平民教育的傳染，所以有一天竟勸他讀書：

「你願意讀書嗎？」

「我願意，但我白天沒有工夫。」

他說完這句話，把臉兒望望他的主人。我知道他是不自由的，於是便同那蒼黃臉兒的主人談了半天我的來歷，和小孩應該識字的利益。那個主人總算不十分頑固，一方面也許是不敢得罪我這個體面的主顧，所以臉上表示十分贊成的顏色，笑着說：

「只要他自己願意，晚上橫豎沒有什麼事。」從那一天以後，我便送了他四本「平民千字課」。我又告訴他，我每天晚自己要讀書，所以不能來教他。他於是自己到對門雜貨舖中去找了一個夥計，他是識字的，他同這個小孩很熟，願意每晚教他。後來我每次去買燒餅，總問問他書中的生字，或者叫他讀一課給我聽。他讀錯的時候很少。「平民千字課」尋常要一個月讀一本的，但他一月竟讀了兩本！我於是十分歡喜，有時和陶知行先生談起，我總說

我找着一個好學生了，這個好學生在燒餅店裏！

我每天吃過午飯總照例要到帝王廟門口走幾分鐘的。有一天，那個孩子正在燒餅店門口和旁的孩子們玩，遠遠瞧見了我，便很歡喜的跑來：

「先生，你是北京人嗎？」

這是他同我做朋友後第一次問我的籍貫，我真快樂極了，便答他：

「我不是北京的，我是安徽績溪縣人。」

「你也回家嗎？」他問

「我已經好幾年不回家了。」我答。

他問起我的傷心事來了，我又不好告訴他我不回家的原因，只得含糊答他：

「我的家庭同我思想不合。所以我不回家，也許永遠不回家

的！」我真傻了！這小孩子懂得什麼叫做「思想不合」呢？他聽見我的話想了一刻，似乎很替我悲傷地說：

「那嗎，你也很可憐呵！」

「是的，我同你一般可憐！」

「你有沒有好朋友呢？」

「我有，我有一個好朋友，我的最親愛的。」

我又傻了！我告訴這小孩子什麼「我的最親愛的」，他懂得什麼「愛」不「愛」呢？我於是有些臉紅了，不好意思的對他說：

「再會，小朋友，我要工作去了！」



最近五六天來，我因為晚上失眠，又似乎有些病了，所以沒有出門。昨天下午身體好了一點，偶然到街上寄信，經過燒餅店門

前，我似乎沒有看見那圓臉的小孩，心中覺得十分奇怪。回來時有些放心不下，於是便走進燒餅店去看看。那站在火爐前的，不是圓臉小孩，而是黃臉主人了，我於是便急急地問：

「你的徒弟呢？」

「他走了！」

「到那裏去了？」

「他走了，他走了！」

這黃臉漢子的聲音表示他十分不高興，我不好意思再問下去，只得悵悵地回來了。這正是狂風亂吹的春夜，我坐在我的寂寞的房裏，「晚來香」吐出芬芳的香味來安慰我，我的心兒無論如何也不能平靜下去了。可憐的圓臉的小孩呵！你現在飄泊在什麼地方呢？只有你的命運也許知道罷！我又想起這樣活潑，強健，聰明的一個小

孩，倘若能使他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假如他能到美國去留學，他也許能進什麼哥倫比亞得一個博士回來；假如他能到英國去留學，他也許可進什麼康橋大學，也可於課餘帮着人家去踏破羅素，威爾士一流名人的門檻；假如他能到法國去留學，他也許可以里昂巴黎的東西奔走，只怕他又染了一身梅毒回來！我愈想愈糊塗了。往日我只要喊着我的愛人的小名，便能安靜地睡着了，但今天却無論如何，無論如何把我的愛人的小名喊一千遍，再也不能平平安安地睡着！

（春風沉醉的晚上）一九二四。

記所遇

(一)

我不是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者，但環境和感情迫着我，叫我不能不走上熱烈的愛國的路上去。我也曾夢想過，我只願平平安安地做一個世界的國民（a citizen of the World），但眼前的世界，仍舊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帝國主義的英日方磨牙吮爪以嚙我，我的神經受了嚴酷的烈火的燃燒，心兒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平靜下去了。

丁尼孫 (Tennyson) 的詩說：

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

who love's his country best.

因為我愛世界，所以我愛國家。我不管朋友們怎樣笑我，我高吟着丁尼孫的詩，加入所謂愛國運動了。M. 很憂慮，以為整日裏在烈日底下奔跑，於我自己無益。伊又嫌我生性太老實，怕不適宜於鈎心鬥角的羣衆運動裏的生存。伊怕我終不免要走入荆棘叢中而逢着魔鬼。我說，「這有什麼呢？假如不幸而逢着魔鬼，也不過精神上受着些損害；假如不幸而踏着荆棘，也不過身體上受着些殘傷。況且這暫時的損害和殘傷，也許使我了解我自己的本國，比從前深刻而且真摯。這於我是有益的。」

我坦然的加入所謂羣衆運動了，我代表我的機關而加入團體會

議。那天，正是愁雲慘淡，欲雨不雨的時節，我坐着洋車到公園去開會。車兒到天安門，我看見兩旁的紅牆上，已經到處寫上了斗大的救國大字，下面是「第一英文學校泣告。」我腦中回憶起三年前我在東城的事情。那時我住在騎河樓的一個公寓裏。同住的是且君，每晚挾着書包到沙灘的英文學校去補習。聽說且君所補習的英文學校上也加着「第一」的頭銜罷。據說只有一個先生，教室就在公寓裏先生的房間內。別來三年，這第一英文學校仍然是一「第一」。然而校址已經遷移，這回竟借着愛國運動而到處寫上「泣告」的廣告了。我想這廣告又耐久，又不花錢，又動人注目，誠然是一舉三得。然而偉大的紅牆上塗上小孩似的初寫的「拙字」，未免太不雅觀了罷。然而這有什麼關係呢？橫豎大家是爲了救國的事情。

到了來今雨軒了，那大廳裏已經圍着許多人，我有點認識的B君走到我的身邊來。

「久不見了。」B君笑着拉着我的手。

「久不見了。」

「你也是來當代表的罷。我看這次弄得不好，怕要鬧成八國聯軍。」

「噲，噲。」我點了一點頭，沒有勇氣再來開口，便望人叢中一擠，擠到後面的一個空位上坐下了。

廳裏陸陸續續擠到三四百人，空氣也漸漸緊張起來。於是有一班不相識的人圍坐在大廳的中間，說是開會的時間到了，於是大家拍着手。

於是有人推舉主席，我茫然的抬起頭來一望，主席已在大廳的

中間站起來了。我想起未開會前L君對我說，他今天要提議，他以為國內零零碎碎的罷工罷市太不經濟了。他提議應該全國總罷市罷工一天，以誌哀悼。我想，這也好的，假如L君站起來提議，我當幫着說幾句話。

然而其他的提議人站起來了，以為現在滬上急需大宗款項接濟工人，我們應要求北京銀行界即刻匯款二百萬寄滬。又有人站起來，說是二百萬太多，又有人說不多，於是大家喧嘩到一片。議論忽然又轉過來：

——「本會應該有組織，沒有組織，能辦事麼？」

——「本會應該起草章程」——

——「本會應該選舉委員，有委員然後有章程，有章程然後有組織。」

於是從前幾百萬幾十萬的匯款議案全擱下了，上海的罷工工人大概也已經有了錢用，而會場大眾的注意力全集中於選舉問題。

「票選罷。」

「題名選舉罷。」

「抽籤選舉罷。」

「抽籤。又不是賭博！那裏是開會？真是打哈哈！」坐在大門旁的一個工人代表，憤憤地說。

主席茫然地站在中間。

選舉的方法既然不能解決，於是有以拳槌桌的，有「吁吁」的呼出來的，還有擠進擠出的，這樣紛擾了兩點多鐘。

「靜些罷！外國人在外面照相。」從不知那裏發出來的這樣警告。

然而紛擾還是照樣的紛擾。我的頭昏得不能抬起來，會場中炭氣和汗臭沖得令人作嘔，眼前的L君已經不知去向，天色也漸漸黯淡。我想，M正在家裏等着吃晚飯，這選舉的問題又不知何時可了，還是回去罷。

公園裏的柏樹們都靜悄悄地站在那裏，紅牆上也隱約地看得見「努力救國」等字。我想起解散的國會裏投墨盒的故事，我又想起鄉間爲競爭選舉而互相毆打的神氣，眼前開會的紛擾情形，——老的少的新的舊的，大家還不是從一個模子出來的麼？

黑暗從天空朦朧地墜下來，迷糊了我的前面的道路。

(二)

我第一次從荆棘叢中跑了出來，雖然僥倖而沒有創傷，但是我

已經倦了。

我應該休息，那裏有寧靜的樂園，讓我閒坐在籐蘿花下，讓我閒聽小鳥們的清歌，讓我斜倚在我愛的人兒的胸前。

然而我的心，無可奈何的我的心呵，怎樣怎樣也不能平靜。

從武漢傳來的消息，那裏帝國主義的萬惡英人，又已經開槍擊斃我國很多的同胞了。我也願意生活在美和愛的好夢裡，然而這不是做夢的時候，遠遠地髣髴聽得見隱隱約約的嚴厲的槍聲，似乎有千萬的同胞正在奔走呼號，就是以前什麼時候做過的好夢，也統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很悲涼的嘆息，以爲我們全國的人民應該團結而奮興起來。我們反對英國，不是反對英國全體的人民，我們知道英國也有不少的好人，如羅素蕭伯納等便是一個例子。我們反對的是英國帝國

主義的政策，是英國保守黨內閣的壓迫弱者的利己手段。我們反對萬惡的帝國主義，爲中國，也是爲世界，我們的要求是：不幸的弱肉強食的世界，從我們自己的手裏，造成爲自由的，平等的，正義的樂園。

我讚美自由，也謳歌戀愛，然而我謳歌戀愛，曾受過人們的嘲笑和侮辱的。有一晚，我在一個朋友家裏晚膳。座中有一位女客，在介紹過坐下以後，這位女客悄悄地問座上的女主人說：「這不是常常做情詩的章口口嗎？」我聽見這句話以後，真有點受寵若驚，從此而做文章做詩便改了名字。這不是我沒有勇氣，實在是省得同俗人們麻煩。我真欽佩匈牙利抒情詩人 A. Petöfi，他說得好：

「我生最寶貴，

戀愛與自由；

爲了戀愛故，

生命可捨去；

爲了自由故，

戀愛可丟去！

偉大而勇敢的匈牙利詩人 Petöfi 呀！你爲了你的祖國的自由而死，在哥薩克兵的盾下，你已經以生命實行你的主義了！我慚愧我自己的怯弱，然而爲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下的國家自由，我願意能竭我能力做我能做的事。

我又參加羣衆運動了，這是另外一個會議，仍舊在中央公園舉行，是在水榭。

當我第一次列席會議，我便被選爲臨時書記了，我覺得我的口的銳利也許不如我的筆罷，我便坦然的當了書記。然而一當了書

記，便沒有發言的機會了，我只能傾耳靜聽旁人的議論。這會議中的議論有些激烈的，似乎都是青年，至於戴小帽的商人及或來或不來的政客，他們是寂然無所議論；而議論要妥協的似乎又是中年教員們。

這是第三次的會議罷。前次做過主席的朱君拿了一封信給我看，這很奇怪，因為那封信的後面的署名是「楊振聲」，然而信中的惡劣的文句，大約不會是鼎鼎大名「玉君」的作者「楊振聲」寫的罷。信中旁的話我都忘記了，似乎有一句是「你的尊夫人是英國人」，大概以為「尊夫人是英國人」的人，便不該愛國的罷。這很使我嘆息，雖然我和朱君以前是不相識的，而且我也不知道那位「楊振聲」是誰。

忘記了那是第四次或是第五次會議，大約代表們還沒有到齊，

於是三三五五的人們閒談起來，忽然有人發現胡適之先生受英國公使收買的新聞。

——「怎樣知道胡適之受英國公使收買的呢？」

——「你不看見報麼？胡適之替英國公使寫信給學生代表，要學生代表去見英公使。」

「這大約不確實的罷，受英國公使的收買？」

——「誰知道呢？現在什麼事都很難說。」

——「噯！什麼事都難說！」

「難說！」

我聽得有點難受起來了，然而我也「難說」，因為我一開口，也許「受英國公使收買」的頭銜又要加到我身上了，我只能難受而氣悶地忍耐着。



示威運動的日期快近了，我們便大家在公園中開始籌備。

P. 女士被舉爲會計，的確是能幹而勤謹的，然而左右似乎哄哄然了。因爲辦事沒有領袖，於是有人自命爲領袖。

於是誤會開始了，有四五個人在門外叟着嘴。

我因爲要接洽示威運動的救護隊且至報館登廣告，一方面也想躲避着內部的衝突。門外停有公用的汽車，我於是便坐着汽車走了。

我忽然覺着不安起來了，在汽車上。朋友看見我忽然坐汽車，不要以爲我發了財，而且來強硬地借款麼？也許有人疑心我做了官，也許有人疑心我受了收買。然而在汽車上困苦，誰知道呢？

北京的道路是那樣不平，我坐在汽車上只是東西搖擺。平常總羨慕坐汽車人是闊氣，如今自己坐在汽車上，纔沒奈何地叫苦連天了。

然而謠言又忽然盛起來，只要我一出去，便有人以為「章衣萍坐了汽車兜風去了」。我於是只得關在水榭的西廳，有事也不敢出來辦。

二十五的示威運動總算舉行了，然而我已經受熱生了病。

(三)

我在家中病了兩個星期，整日關在一個小洋樓上；望着天際的飄渺浮雲，飯也不能吃，書也不能看，身上只是熱火一般地燃燒。我的確受了創傷了，然而我的成功在那裏呢？我的能力真太小

了！然而我們的團體的能力又怎樣地薄弱呢？二十五日的大示威已經過了，而北京的商店當天並沒有罷市，其實主張二十五罷市的就是北京商會的代表。我們的代表是怎樣不負責任呀，籌款總會已經成立了，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款已經用完，我們所籌得的款在那裏？

光陰流水般的過去，聽說我們會裏的正式書記已經選出了，我正是小病初愈，方喜從此可以閉門養病，然而糾紛起來了，我又接到通知，於是會議重開。

M.再三的勸我不要去了，我說，「我是個臨時書記，當然要去辦交代。」我終於扶病而出席會議。

「危險呀！今天恐怕要動手！」

「打麼？會議時不要吃茶不用茶盃。」

「連鉛筆墨盒也不要。」

「他們又不是老虎！」

「靜些罷，大家應一致對外。」

會議沒有開，已經三三五五地喧嘩起來了。我於是覺得頭昏。

然而會議居然開始了，於是兩面的代表辯論，吶喊，拍案，退席，於是洋傘拍桌的聲音，「滾蛋」的聲音，一時齊發。

我覺得頭痛得很不能抬起來了，然而我不能走。

於是重新開始討論，仍舊是討論是否「合法」的問題，仍舊是選舉書記。

「小心罷，門外有人拿着鐵棍等！」不知那裏的代表，這樣神經過敏地說。代表們已經紛紛退席，會議也於是終了。我走出門外，居然沒有鐵棍在前後環繞，而我也暫時覺得欣然。因為無論

正式書記屬於那一方面，無論那一方面「合法」，橫豎我的擔子總算可以輕鬆了。

我沉悶地跑回家來，M的飯似乎已經煮熟了罷，然而我只是嚙不下去。隨手翻開桌上的報紙，「英人預備砲擊廣州城」幾個大字，驚心觸目地射入我的眼簾，我就忍不住地嘆息。難道這樣危急存亡的時候，還可以國內互相毆打嗎？我們固然希望南方的江浙之戰的消息是謠傳，我們也希望這裏那裏的互相反對的團體的意見歸於消滅。我們只有一個目的：我們是反對萬惡的侵略主義的國家，我們要求自己的國家從帝國主義的壓迫底下解放出來，我們還要求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與國家全體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

這雖然是渺茫而遼遠的夢呀！讓我們爲這個夢而生存着，奮鬥

着。我們沒有「力」我們便應該培養「力」，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二百年……

這樣，我們暫時雖失敗，然而永久的勝利終於屬我們。

然而我們的青年，中年，老年，正是在互相傾陷，互相攻擊，互相毀謗，這個團體正想併吞那個團體，那個團體也想破壞這個團體。滅亡的魔鬼在我們的一旁猶笑，不必等待帝國主義的國家的大砲打進來，我們國內的紛亂也可使我們傾覆而且滅亡罷。想到這裏，便感覺無限的悲哀，胸脯痛得要哭。

我反對野心家政客利用愛國爲升官的捷徑，我也反對一切主義者利用愛國而爲「發財的利器」(Money-making machine)。一切取巧者，野心家，好出風頭者是無可希望的。然而新的希望終於要來，那些穿短衣而嚴肅地在烈日底下奔走的無名英雄呀，中國的命運，

將建築在那樣的人民的肩上！

七，十九，晚。

此
页
空
白

我的傷痕

我想起國木田獨步的小說女難，每次攬鏡自照，照見自己唇下的小小傷痕，總忘不了七歲時所遭驚心動魄的大禍，那是我第一次所遭的「女難」！

我是一個山之子。在我家的前後左右，圍繞了不少重重疊疊的高山。嵯峨的七孤山，好像筆架似的，直立在我家的前面。——七孤山的命名，自然因為山上面有七個高峯的緣故。——七孤山究竟有多少高，村裏的人都不知道。因為，據村人說，自古至今，沒有

人爬到過的，因為山上住着七個仙女。半山中有一個洞，從前有人走到洞邊，就被洞中的妖怪吃去了。那妖怪是七個美貌的女子，叫做七姑仙女。到七孤山去砍柴的人，大概都到山腳為止，很少人跑到山腰去。經過山腰，就是山洞，到那裏去的人，大概沒有性命回來的。所以七孤山，村裏也有一個教書匠，說是該寫做「七姑山」。

到了秋天，山頭就有積雪了，黛色的山上，戴着白色的帽子，頗覺好看。七孤山離我們村裏，只有七里遠，望起來却像幾步就到似的。但我直到如今，足跡沒有到過牠的山下。

離我家最近，有一座山，叫做千山。這千山，望去就像一個羅漢，前面突出一個圓阜，我們叫牠是羅漢的肚子。在羅漢的肚子上，建築了一個小廟，我們叫牠做千山廟。

村裏的小孩，無論男女，五六歲就會爬山了。我從小身體柔弱，又加以祖母母親的溺愛，所以直到七歲，還沒有爬到千山廟上去過，在村裏的小孩看來，這實在是意外的奇跡了。

我家前面，住着一個務農的，名叫正庭，他有女兒，長的叫做月英，小的叫做來娣。月英的臉帶紅色，來娣的臉色較白。月英比我大七八歲，來娣和我同年。我們也時常在一堆玩，在村的空地上，做捉迷藏，或旁的頑皮的遊戲。

一個秋天的下午，（那年我纔七歲）我在村中間遊，因為蒙館的先生有事去了，所以把我們一班小孩都放學了。在路上遇着月英，手中攜着籃子，說：

「輝哥兒，到千山去好不好？」

「到千山去幹什麼？」

「去砍玉蜀黍桿。」

干山的塢裏，有平地，村裏人在那裏種了許多玉蜀黍。那裏的玉蜀黍的甜是有名的，我吃過，比甘蔗還甜。所以聽了月英的勸誘，我的弱小的心裏有點飄飄然了。

「好的，我也去，可是要回家告訴一聲祖母。」

「不，一去告訴，就去不成了，不如去了回來再說吧。」

「那也好。」

我跟了月英去了。到千山，須經過一條小河，水清澈底。月英的足雖然纏過，然而不很小，涉水如履平地。我是初次下河的，只覺得河水很涼，河裏的石砂，刺得腳底生痛。我想要哭了。

在河中，月英看見我的苦惱，說：

「輝哥兒，怎樣了？」

「我脚底痛。」

「月英四面一望，見沒有人，說：」

「輝哥兒，我背你過去。」

我在月英的背上，平安地渡過小河了。過了小河，便是干山脚。我們從干山脚的左邊，走到干山塢去。

那天天氣是陰沉沉的，山風吹着草木，嗚嗚地響得怕人。山路也很崎嶇。但有月英伴着，我並不覺可怕或寂寞。

我們爬了很久的山路，果然到了目的地了。我只是喘氣，一隻手扶着月英的肩，一隻手拉着月英的手。

月英的臉更紅了。她說：

「輝哥兒，你坐一會罷。這裏的玉蜀黍桿，還不十分甜，高頭還有更甜的呢。我去採了就來。你坐這裏等着。」

「好的。」

我在一塊山石上坐下。遠遠望去，十里內的大小村坊，都可以看見楓紅草黃，秋景頗佳。我坐了一會，月英携着玉蜀黍由山頂下來，已經夕陽滿山了。

我嚼了幾根玉蜀黍桿，的確很甜，方喜不虛此行。月英說：「天快晚了，趕快下山去罷。」

我想起家裏的祖母一定在望我了，所以脚步走得很快。月英勸我緩緩地走，她在後面跟着。因為她會走山路，怕在前面走了，我趕不上。我在前面愈走愈快了，山路很峻峭而滑，一走快了竟收不住腳了。

「緩緩地走罷！」月英在後面喊。

「我的腳已經不是我自己的了。我們上山時，山路雖然峻峭，

然而我扶着路旁的草木，緩緩地走，也還不十分累。下山時胆子較大，我竟不願依草傍木了，我的脚步，「如水之就下，」愈走愈快，後來竟似怒馬一般地，向下直跑。

「緩緩地走罷！」月英在後面接連地喊。

我聽見了也沒有法子收住我的脚，我的脚似水滸上的李逵，被神行太保戴宗纏上飛行馬甲似的，飛一般的跑下去。在山嶺轉灣的地方，一不留心，脚尖碰在樹枝根上，身體向下傾跌在一丈外的石塊上，頭破血流。我已經不知人事了！

我從創痛中醒來的時節，月英在旁邊扶住我的身子，我靠在她身上，斜坐着。月英正哭着，見我睜開眼來，說：

「輝哥兒，你要是沒有命了，我也沒有命了！」

「不要緊，我還好回家去。」

因為說話也不大方便。我纔知道自己已經跌落了兩個門牙，而且創傷正在嘴唇的底下，我的口中不住的吐着鮮血，傷口上的血也直流下來。

月英把我扶起來，我要自己走，她說：

「輝哥兒，我背着你下去罷。」

「我已經沒有力氣了，只好由她背在身上，我的手緊緊地攀着月英的肩，月英的兩手向後攀着我的臀部。」

山路本來不好走，而況月英的身上又壓着我這一個人。我的身體雖受了重傷，但心裏是明白的。我知道在路上月英的身子幾次要倒了下來，都很艱難地挺住了。我的眼淚和鮮血濕透了月英一身。

月英將我背到山脚，天色已經晚了，村裏的燈火也隱約可見。

月英扶我在山坡上坐着，稍息了一會。

「輝哥兒，你回家，千萬不要說，是我邀你上千山的。你只說自己上山，半路失足跌了，遇着我背你回來的？」月英忽然這樣叮嚀地說。

我雖然還是一個小孩，這時也開始明白女性的可愛和可怕了。

我說：

「我一定不會說你邀我，你放心。」

「月英又背我到了河邊，遇見一個村裏的農民，名叫裕賢的，他說：

「是誰跌壞了？」

「是輝哥兒。」

「那還了得！讓我背他回去罷。」

我從裕賢的背上吹着晚風回家。



我從劇痛的昏迷中醒轉來的時節，已躺在祖母的牀上，祖母和母親都在牀前流淚。我的傷口上已經上了草藥，用布包好了。只是口中還不住的流血。

「是誰邀你上山的？」

「輝兒，你說來！」

「讓我和他拚命去！」

祖母流着淚，這樣嘆。

我含着淚，只是不開口。

「是不是月英邀你上山的？那小丫頭！專門在山上迷人！」祖母又問。

我搖了一搖頭。我已經不能說話了。

經過幾天幾晚的寒熱，經過了幾次昏絕亂嚷，在牀上足足的躺了兩個足月，我纔能起來行走。

我的嘴唇下的小小傷痕，是永久不能消滅的了。雖然在光滑的臉上，增加了一些醜相，但我却特別珍重牠，牠是我第一次和女孩同遊所受的創傷，是我第一次所遭的「女難」！

但月英却從此不和我說話了。一見着我，就遠遠地紅着臉避開。

我十年不回家了，據家裏來的人說：「月英已嫁了一個木匠而且生了幾個孩子了呢。」

我在飄泊的生涯裏爲月英喜悅，祈禱。她在我心裏留下的痕迹，正同在我唇下留下的傷痕一般，是永遠不能消滅的。

青年應該讀什麼書

舊事重提，

「青年必讀書十部」的討論。

胡適之——梁任公——周作人——易寅村

馬幼漁——林玉堂——譚仲達——諸先生選的十部書——和我的一點愚見。

青年究竟應該讀什麼書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上一次，上海青年會的讀書運動中，就有一個題目，叫做「讀什麼書」？是陳鐘凡先生講演的。陳先

生的講演我沒有去聽，看了他講演的記錄，（讀書雜誌第二期二十九頁到三十八頁）覺得他講演的完全是籠統地介紹了一些中國的古董，並沒有指出青年應該讀什麼書。但陳先生的講演中也有一句很重要的話，是「我們要用最經濟的方法，去讀最有用的書。」

怎樣讀書纔是「最經濟的方法」？這個讀書方法的問題，不是我這篇文章所能討論的。有志讀書的青年，大可以參看胡適王雲五二先生的講演（現代學生第三期，讀書月刊第二期）。

他們兩位是中國讀書很博的人，他們的讀書方法很可供我們的研究和參考。

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是最有用的書」？

所謂「開卷有益」，這句很古的話，是不能認爲天經地義了。多讀書自然有好處，但也有壞處。我們且聽王雲五先生的懺悔：

多看書也有毛病，這一點是我自己所要懺悔的。隨便看書不但化了許多精神，而且是白費時間，這是多看的壞處。有一個笑話，大英百科全書本是一種參考書，而我却把這部書從頭至尾的讀了一遍，像這樣的讀書是等於不讀書；希望諸君不要走我失敗的路。我承認我自己很肯吃苦讀書，聰明也有一點，但我雖很用功而讀書的方法却是太笨，假使我讀書能有系統，二十餘年來專攻一學，那末，像我這樣肯用功而又有小聰明的，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專家。現在呢，我變了一個「四勿像」只好算是四角號碼專家吧！以往我差不多什麼書都看，算學，物理，化學，程度都很好。醫學，礦學，也都學過，也不知用了多少精神，直學到現在頭髮白，六十歲了。從前我讀書好像繞遠路，假使我能專心作一事，那是多麼好呢！

（王雲五講：怎樣讀書。）

「隨便看書不但化了許多精神，而且白費時間。」這個壞處是很大的。培根（Bacon）曾說看書同吃東西一樣，有的隨便嘗嘗就夠了，有的應該吞嚥下去的，有的應該咀嚼消化的。隨便看書正同隨便吃東西一樣，一定弄成消化不良的毛病。

清人唐彪也說：

有當讀之書，有當熟讀之書，有當看之書，有當再三細看之書，有必當備以資查考之書。書既有正有閒，而正經之中，有精蘊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異，故有五等分別也。學者苟不分別當讀者何書，當熟讀者何書，當看者何書，當熟看者何書則工夫緩急先後俱誤矣。至於當備考究之書，苟不備之，則無以查考，學問知識，何從而長哉？（讀書作文譜，

卷之一

但究竟什麼是應該「咀嚼消化」的書？什麼是「當熟讀」「熟看」的書？什麼是「最有用的書」呢？

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起一九二五年（？），孫伏園兄編京報副刊的時候，曾發起選舉「青年必讀書十部」的問題。應選的皆當代學者及知名之士。我當時曾將胡適之，梁任公，周作人，易寅村，馬幼漁，林玉堂，譚仲達諸先生的選書抄了下來。現在且一一錄出，以供有志讀書的人的參考：

(一) 胡適之先生選

1. 老子（王弼註）

(三) 周作人先生選

1. 詩經
2. 史記
3. 西遊記
4. 漢譯舊約（文學部分）
5. 嚴譯社會通詮
6. 威斯德瑪克道德觀念之起源與發達
7. 凱本德愛得成年
8. 色耳凡德思吉訶德先生
9. 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記
10. 法蘭西伊璧鳩魯的園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荀子

左傳

漢書

後漢書

資治通鑑（或通鑑紀事本末）

通志二十略

王陽明傳習錄

唐宋詩體

詞綜

附註：三項標準：（一）修養資助；（二）歷史及掌故常

識；（三）文學興味。近人著作外國著作不在此

數。

(三)

周作人先生選

詩經

史記

西遊記

漢譯舊約（文學部分）

嚴譯社會通詮

威斯德瑪克道德觀念之起源與發達

凱本德愛得成年

色耳凡德思吉訶德先生

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記

法蘭西伊璧鳩魯的園

1. 2. 3. 4. 5. 6. 7. 8. 9. 10.

第六，第十之英文名如下：

6. Westermar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7. Carpenter: Love's Coming of age
8. Cervantes: Don Quixote
9.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10. France. Gardens of Epicurus

附註：六至十皆英文本，但別種外國文本自也可以用

(四) 易寅村先生選

1. 許慎說文解字

2. 毛詩

3. 史記

4.

漢書

5.

三國志

6.

資治通鑑

7.

墨子

8.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

9.

嚴譯羣己權界論

10.

嚴譯法意

附註：十部實在太少，限於條例，僅舉此數。

(五)

馬幼漁先生選

(所選書以近三百年來為限)

1.

顧炎武日知錄

2. 黃宗義明夷待訪錄
3.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
4. 章學誠文史通義
5. 龔自珍定齋文集
6. 戴望述顏氏學記
7. 夏曾佑中國歷史
8.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
9. 崔適史記探源
10. 章太炎檢論

(上古至隋，中學教科書，商務出版。)

附註：此外如現代吳稚暉，胡適之，陳仲甫暨周啟明諸先生之文，俱爲青年必書之品。

六) 林玉堂先生選

(一) 外國書

1. 坡的故事 (Poc's Tales)
2. 莪馬卡奄 (Ru'aiyat of Omar Klayyam)
3. 蕭伯納戲劇及序言
4. 柏拉圖語錄 (Jowett 英譯本)
5. 貴推發斯特 (用 Taylor 英譯本)
6. 師窩本賀爾哲學文鈔 (Parague Paraphment) 選讀論宗教，學

問，名譽，婦人等篇及處世箴言全部。師窩本賀爾之影響於一切近代思想家效力最大，且其思想新穎獨立非尋常哲學教授之著作所可比，讀之可作修養之助。

7. 尼采的 *Thus Spake Zarathustra*

8.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modern Library)*

9. 舊約聖經 —— 取其文學趣味。須讀英文原本。特別選讀

創世記，以士帖，約百記，詩篇，而尤其應讀傳道書與雅

歌，因此二者思想感情皆與近代青年極近。新約馬太第五

章亦須讀一次。

10. 斯托潑司制育 (*Contraception*) —— 維持風化之人及其他下愚

不必讀。

(二) 中國書：

1. 戲劇 —— 西廂記

2. 小說 —— 紅樓夢

3. 詩 —— 詩經

4. 韻文 | 昭明文選

5. 散文 | 左傳

6. 史 | 九種紀事本末

7. 小學 | 說文解例

8. 閑話 | 四書

9. 怪話 | 老子

10. 漂亮話 | 莊子

附註：中國書分十種，各類選一種。十種書讀完，然

後可與談得話，然後可謂受過「自由教育」。

(七) 譚仲達先生選

1. 四史

2. 資治通鑑
3. The Outline of History H. C. Wells
4. The Outline of Science J. H. O. Thomson
5. What is man ----- J. A. Thomson
6. The Origin of species - Charles Darwin
7. Mutual aid, Kropotkin
8. Love and marriage, Ellen Key
9.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olitipue - Gide

0. 簡易哲學綱要 —— 蔡元培

我們看上面各位先生選的書籍，可以發生兩種感想：

第一，這幾位先生都是中國有名的學者，看他們所選的書目，的確比聽陳鐘凡先生的講演要好得多。各人思想上的立場不同，

所以他們所選的書目也各不相同。譬如胡適之先生是實驗主義者。梁任公，易寅村，馬幼漁三先生均爲有名的國故學家（雖然他們三人的思想當然也不同），周作人和林玉堂兩先生是有名的西洋文藝思想的介紹者，譚仲達先生是生物學家。我們就這寥寥十部書中可以看出這幾位先生各個人思想的特點，和他們指導青年讀書的門徑。

第二，梁任公先生曾註明他所選的有「三項標準：一、修養資助，二、歷史及掌故常識，三、文學興味。」我們看其餘的各位先生所選的書大概也可包括在三項標準之內：（1）關於道德的。（2）關於知識的。（3）關於情感的。（林玉堂所選的十種中國書籍另有特別卓見的解識。）我們看這七位先生所選的書中，選資治通鑑的有三個人，選詩經的有三個人，選聖經（新舊約）的有三個

人，選羣已權界論 (On Liberty) 的有二人，選論語老子的也有二人。但是只有譚仲達先生選了一册基特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Guide Principles de Economie Politique) 周作人先生選了一册嚴譯的社會通詮，社會科學經濟學書籍在今日之爲青年們所熱烈歡迎，但在四五年前即學者們也很少注意及，這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我決不敢對於上列諸位先生的書目加以批評，因爲他們都是我所敬畏的師友或當代大師。我也不是一個共產黨徒，或唯物史觀的迷信者，但是我相信經濟至少是一個社會文化上的重要因子，而馬克斯的資本論實經濟學上唯一的大著。李守常先生說：

依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着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

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隨之而解決。

可是專取這唯物史觀（又稱歷史的唯物主義）的第一說，只信這經濟的變動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於他的第二說，——就是階級競爭說，——了不注意，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爲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就能實現，也不知遲了多少時期。

（再論問題與主義）

李先生是馬克斯的信徒，他的話當然是偏的。但資本主義的發達與勞資爭鬧的益烈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蔡元培先生說得好。

今人以反對中國共產黨之故，而不敢言蘇俄，不敢言列寧，馴

致不敢言馬克斯，此誤會也。吾人研究中國共產黨所由來，或不能不追溯馬克斯；而研究馬克斯，不必即與中國共產黨生關係。且研究與旨從不同，研究馬克斯，不必即信仰馬克斯。孫先生於民生主義講演中，承認馬克斯爲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而亦歷舉其誤點，是研究之結果也。（李季馬克斯傳序）

我們不研究馬克斯決不能懂得馬克斯，不懂得馬克斯也不配反對馬克斯，因此，我以爲：資本論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正如胡漢民，戴季陶兩先生是不贊成馬克斯的，但也花許多功夫翻譯了考茨基的資本論解說）

我且用自己的愚見：也選出十部書：

1. 達爾文的物種原始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2. 克魯巴特金的互助論
Kropotkin: Mutual Aid
3. 馬克斯的資本論
Karl Marx: Das Kapital
4. 湯姆生的科學大綱
J A Thomson: the Outline of science
5. 威爾士的世界史綱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6. 杜威的思維術
John Dewey: How We think
7. 新舊約全書
Holy Bible

8. 多斯朶也夫斯基的罪與罰

Dostoyevskiy: Crime and Punishment

9. 盧梭的懺悔錄

J. J. Rousseau the confessions

10. 杜詩評注

我爲什麼要選這十部書呢？（這十部書有幾部是上面幾位先生選過的。）且讓我做一個簡單而粗淺的解釋：

我們研究近代文明史的人，知道近代文明史中有幾件大事。每一件大事出現，都改變了全世界的宇宙觀，人生觀，影響於全世界的學術思想，這幾件大事是什麼呢？讓我一一道來。

近代思想界的第一件大事。是達爾文的「進化說」出現。在達

氏以前，歐洲人士都相信人是上帝造的，萬物是從古如斯，沒有變化的。（即中國人所說「天不變，道亦不變。」）達氏以三十年的歲月，東西奔走，跋涉山河，苦心研究，於一八五九年出版了物種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達氏的學說的重要點，是一切的生物都是進化的，生物進化的原因，由於「生存競爭」（*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什麼是生存競爭呢？世界上的生物，幾乎各有個性，一個枝上沒有兩個相同的葉子。一株樹上沒有兩個相同的果子。這種特點，達氏稱牠做「變異性」（*Variability*）

但是這種變異性，又是從遺傳性（*Heredity*）來的。達氏曾舉養兔為例。原種六七磅的兔子；變種有小至四磅，加至十七八磅的，短耳的兔子，變種或成長耳的兔子；白尾巴的兔子，變種或成爲黑

尾巴的兔子；不但兔子是這樣，鴿子也是一樣。一種的鴿子，變種竟有一百四五十種的鴿子。不但動物是這樣，即植物中的蘿蔔，牡丹，甜瓜，菊也是一樣。

生物的變異性，因遺傳性而益顯著。但這是什麼原因呢？達氏因馬爾薩士的人口論而悟「自然淘汰」的道理。馬氏謂人口以等比級數增加，食物以等差級數增加。我們假定人類二十五年增加兩倍，則一千年後，一個人的兒子，在地球上也容不下了。動物中的生殖力，以象爲最慢。但我們假定一隻象的年紀是一百歲，生小象六隻，則一隻象在七百五十年後，可增生至一千九百萬隻象。這個數目是何等可怕！可是在實際上生物生存的數目，並不能這樣。這就因爲環境不許所生存的一律生存，只有最便利於生存競爭的特性纔能生存。這種生存競爭的特性，遺傳於子孫，牠的子孫又只有

最便利於生存競爭的，纔能繁殖下去。生物是這樣，人類也是一樣。有種族的競爭，有團體的競爭，有國家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

達氏不但證明了生物是進化的，證明「物類起於自然的選擇，起於生存競爭裏最適宜的種族的保存」。並且證明人類也是哺乳動物之一，是猴子變的。（看達爾文的人類之由來（*The Descent of Man*））達氏的思想，影響實大，爲「近代哲學的，生物學的，社會學的思想的基礎」。中國自從嚴幾道翻譯了赫胥黎的「小冊天演論，於是「進化說」，「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也成爲口頭禪了。我們家鄉的小店裏，也掛着：

詮自由理，推約翰穆；

持進化論，首達爾文。

這樣的「似通非通」的怪對聯。達爾文的名字念熟了，但達爾文的精神却很少人注意。胡適之先生說得好：「達爾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年中搜集來的證據。三十年搜集的科學證據，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傳說」！但中國却是一個迷信最多的民族。我們也許不十分迷信上帝，但就是「做白話文，寫白話詩」的青年，也迷信「人為萬物之靈」，迷信「天不變道亦不變」，迷信鬼神，迷信靈魂，迷信測字，算命，看相。知道了萬物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知道了人類也是生物之一，人類和猴類同出於一個祖先，則一切神祕的迷信都可以打消了。所以我選出達氏的物種原始為中國青年的第一部必讀書。（此書有馬君武譯本，中華書局發行。不懂英文的人可看。）

可是達爾文的「進化說」，却至克魯巴特金的互助論 (Mutualism) 出版而得修正。克氏於一八九零年在雜誌十九世紀上發表動物間的互助，後來又接着發表蒙昧人的互助（一八九一年）野蠻人的互助（一八九二年）中世都市的互助（一八九四年）近代人的互助（一八九六年）等文陸續發表。這些論文後來集成一本書，就是那有名的互助論。

克氏的主張是自然界的動物除了互助競爭的法則以外，還有互相幫助的法則。他說：

「我們若研究動物，——不單是在實驗室及博物館，並且在森林，原野，草原及山裏面——即刻就可知道無數的鬥爭及殺戮，雖然行於動物的各種之間，尤以各類之間為甚，但是同時互相維持，互相扶助，及互相防衛，同樣地，並且比較他還

要以上地行於同種的動物之間，至少也行於同一社會的動物之間，社會性和互相鬥爭，同是自然的法則。」（互助論第一章動物的互助，周佛海譯）

克氏也和達氏一樣，實際考察各種生物的世界。他旅行東西

伯利亞北滿洲北亞細亞等處，考察螞蟻和蜜蜂，鶴和鸚鵡，狼和獅子，猿猴以至野蠻人，證明「互助和互爭同樣地是自然的一法則。」他大膽的說：

「真是十分幸福！競爭既不是動物界底規則，也不是人類底規則。競爭在動物內面，只限於例外的時期，而自然淘汰，則有較廣的活動範圍。比較善的境遇，可以由用互助和互持而排斥競爭一方法而得。

在想以最小的精力消費，而得最大的生命充實的大生存競

爭裏面，自然淘汰是不絕地盡力等找避開競爭的方法的螞蟻結合爲羣，爲國家，蓄食物養家畜，——照這樣避開競爭。自然淘汰，從螞蟻內面選出一種。這一種是很知道怎樣避開有不能免的惡結果的競爭的。許多鳥類，當冬天來的時候，慢慢向南方移動，或結成大羣，以爲長途的旅行，——照這樣避開競爭。許多齧齒類，一到非競爭不可的時候來了，就都睡了。有許多齧齒類，又貯藏食物以備過冬，和想於勞動時得必要保護，而造村落。鹿當大陸內地底草乾枯了的時候，則向着海邊移住。水牛想找出豐富食物，橫斷廣漠的大陸。海狸在一個河內繁殖過多的時候，就分爲兩部，老的向河底下流去，幼的向河底上流去，——他們照這樣避開競爭。又動物既不能睡，又不能移住；既不能貯藏食物，又不能和蟻一樣自造食物的時

候，他們就行山雀（Timofee）所行的方法，和瓦乃斯很描寫得巧妙的方法：這就是求新種類的食物——他們又照這樣避開競爭。

『不要競爭！——競爭常是有害於種的，我們有許多避開他的方法』！這是自然界底傾向，雖然沒有充分實現，而常常是實現的。這個是我們聽見從藪，森林，河海來的口號：『所要團結！要實行互助！這個又是給各個人和總人以肉體的，智的，和道德的生命及進步底最善保障的最確實的方法』。這是自然教訓我們的；這是在各族中達到最高位的動物所行的。這個又是人類——最原始的人類——所曾做的，這個又是人類到今日這個地位的原因。』（互助論第二章動物底互助周佛海譯）

克氏在互助論的自序上，曾說他的思想是受了聖彼得堡大學教授凱斯勒的講演影響。「凱斯勒的意見，是以自然界裏面，除了互相鬥爭的法則以外，還有互助的法則；這個法則，對於生存競爭底成功，尤其對於種的進化，比較互相競爭的法則，要重要的多。」克氏自從一八八三年聽了這個講演以後，就花了許多的功夫搜集材料證明這個思想，——他的大著互助論就是這個思想的證明結晶。互助論的出版，在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實在不亞於達爾文的物種原始。所以我選這部書為中國青年的第二部必讀書。（此書有周佛海譯本，商務刊行。周文雖有可議處，名詞和譯音也有不正確處，友人孫伏園先生曾在晨報副刊作文批評，但大部分譯得很好，可供參考）。

但近代思想界最大的怪傑是馬克斯 (Karl Marx)

馬克斯，「在年齡上，是和達爾文同期的人」。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批評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同年——一八五九年——出版！馬克斯學說的是非，又是一個問題。但他的學說實有研究的必要。他的大著資本論尤其是馬克斯主義的「聖經」。資本論分三大卷，第一卷是馬克斯自己手裏於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卷出版於一八八五年，第三卷出版於一八九四年，是馬克斯死後，他的朋友昂克斯代為編就出版的。資本論的出版實是近代文明史一件大事。有人說，社會主義到馬克斯手裏纔成爲一種科學。「兩個偉大的發見，唯物史觀及剩餘價值而暴露資本制生產的祕密，均應歸功於馬克斯。」「不讀資本論算不得現代人」，因爲馬克斯的學說影響於近代哲學，文學，社會學，經濟學各方面至大，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馬

克斯的都應該讀牠。但資本論卷帙浩繁。並且十分難讀，德文原本及英文本均不易讀，中文有陳豹隱譯本，僅出第一冊第一分卷，未譯成。各國解釋資本論的書也很多，如戴季陶胡漢民合譯的考茨基資本論解說和程次敏譯的恩麥提資本論淺釋均可看。從前胡適之先生曾勸人少談些主義，多看些好書。資本論不但是一部好書，而且是十九世紀的偉大的著作，無論贊成或反對馬克斯的青年，都值得一讀的。

我的話說得太長了，但我的意思是想用我的膚淺的話去引誘青年們讀三部不朽的名著。現在，好用簡單的話，寫出我選其餘的書的意思：

我選湯姆生編的科學大綱和威爾士的歷史大綱，因為前者

是一部近世科學常識的總匯，後者是歷史界一部開山之作。威爾士的書雖有缺點，但他的大膽和遠識都值得青年們一讀他的書的。（這兩書均有譯本，商務印書館刊行）。

我選杜威的思維術（*How we think*，有劉伯明譯本，中華書局刊行）。因為杜威這書是近代講論理學最有用的書（參看胡適文存第一集，卷二，杜威論思想），青年們要訓練自己的思想，要知道什麼是科學思想的不可不看。我選舊約全書而不選論語，許多人一定不平，但吳虞的詩說得好：

「若從世界論公理，

未必耶穌遜仲尼！」

我常想：只以人格而論，耶穌也比仲尼高得多。因為耶穌奔走說道，終於被釘在十字架上，而孔子却一車兩馬，到老仍舊「壽

終正寢」。聖經影響全世界思想，道德，和文學，的確比論語大得多。

尤其是研究西洋文學的青年，不讀聖經，許多西洋名著，無從讀起。夏丕尊先生說得好「我們可以不信基督教，但不可不一讀聖經」！

我選多斯朵也夫斯基的罪與罰爲世界小說的代表。選盧梭的懺悔錄爲世界自傳著作的代表。這也許是個人的偏愛。但前者是刻畫罪惡心理最偉大的書，後者是表現個人行爲最坦白的書，中國新青年還缺乏誠實的自白與貧窮社會罪惡心理的了解。這兩部偉大的「聖書」，（恕我大膽這樣稱牠們。）是值得人手一本的。（罪與罰；有韋叢蕪譯本，未名社刊行。懺悔錄，有張競生譯本較佳，世界書局刊行）。

末了，我要說，在中國書中，我只選了一部杜詩，因為我是愛杜甫的。張戒歲寒堂詩話說：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專以快意爲主，

蘇瑞明專以刻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白：『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

只有杜甫纔受得起這樣的恭維！只有杜甫纔是中國的真詩人的代表！

一九三〇，十月，十，於頭痛，腹脹。
腦悶，爐火之旁。

我的讀書的經驗

讀書月刊編輯顧佩千先生要我寫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的讀書的經驗」。這個題目是很有意義的，雖然我不會做文章，也不能不勉強把我個人的一點愚見寫出來。

我幼時的最初的第一個教我讀書的先生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一個前清的貢生，八股文，古文都做得很好。他壯年曾在鄉間教書，後來改經商了，在休甯辦了一個小學，他做校長。我的祖父是一個很莊重的人，他不苟言笑。鄉間婦女看見都怕他，替他取

了一個綽號，叫做：「鍾馗」。我幼時很怕我的祖父。他教我識字讀書，第一件要緊的事是讀得熟。我起初念三字經，後來念幼學瓊林，再後來念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這些書小孩子念來，自然是沒有趣味，雖然我的祖父也替我講解。我的祖父每次替我講一篇書，或二三頁，或四五頁，總叫我一氣先念五十遍。我幼時記憶很好。有時每篇書念五十遍就能背誦了。但我的祖父以為就是能背誦了也不夠，一定要再念五十遍或一百遍。往往一篇書每日念到四百遍的。有一次我竟念得大哭起來。現在想來，我的祖父的笨法雖然可笑，但我幼時所讀的書到如今還有很多能背誦的。可見笨法也有好處。

我的第二教我讀書的先生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個商人，讀書當然不多。但他有一個很好的信仰，是「開卷有益」。他

因爲相信唐太宗這句老話，所以對於我幼時看書並不禁止。我進高等小學已經九歲，那時已讀過許多古書，對於那些浮淺的國文教科書頗不滿意。那時我寄宿在涇陽店裏，傍晚回店，便在店裏找着小說來看：起初看的是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總看了至少十次，因爲店裏的夥計們沒事時便要我講三國故事，所以我不能不下苦功去研究。後來接着看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傳，說唐，說岳，說公案，彭公案等書，凡在涇陽找得到，借得到的小說我都看。往往晚上點起蠟燭來看，後來竟把眼睛看壞了。

我的祖父教我讀書要讀得熟，我的父親教我讀書要讀得多。我受了我祖父的影響，所以就是看小說也看到極熟，例如三國演義中的孔明祭周瑜的祭文（三國演義第五十七回），孔明的「出師表」（三國演義第九十一回）以及曹操在長江中做的詩（三國演義第

四十八回），貂蟬在鳳儀亭對呂布說的話（三國演義第八回），我都記得很熟。所以有一次高小裏先生出了一個題目是「致友書」。我便把「度日如年」（貂蟬對呂布說的）的話用上了。這樣不求甚解的熟讀書，自然不免有時鬧出笑話，因為看小說時只靠着自己的幼稚的理解力，有些不懂的地方也囫圇過去了。這是很危險的。讀書讀得熟是要緊的，但還有要緊的事是要讀得懂。

我受了我的父親的影響，相信「開卷有益」，所以後來在師範學校的兩年，對於功課不十分注意，課外的雜誌新書却看得很多。那時徽州師範學校的校長是胡子承先生，他禁止學生做白話文，看新青年，但他愈禁止，我愈要看。我記得那時新青年上發表的胡適之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一些人的白話詩，我都背得很熟。我受新青年之影響，所以做白話文，白話詩，簡直入迷，後來竟因此被

學校開除。我現在所以有一些文學趣味全是我的多看書的影響，但我這些影響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個人看書到現在還是沒有條理，多讀書免不了亂讀，亂讀同亂吃東西一樣，是有害的。

我十七歲到南京讀書，在南京讀了一年書後，胡適之先生到南京講學，我去看他。我問他讀書應該怎樣讀法？他說「應該尅期」。尅期是一本書拿到手裏，定若干期限讀完，就該準期讀完。胡先生的話是很對的。我後來看書，也有時照着胡先生的話去做，只可惜生活問題壓迫我，我在南京北京讀書全是半工半讀，有時一本書拿到手裏，想尅期讀完，竟不可能，在我，這是很痛苦的。現在，生活問題還沒有解決，而苦痛的病魔又纏繞着我了。幾時我纔能真正「尅期」去讀書呢？

我的讀書的經驗如上面所說，是很簡單的：第一，應該讀得

熟，第二，應該讀得多，第三，應該尅期讀書。

我是一個不贊成現代學校制度的人，我主張「普通的自由」
(Universal Liberty)。我曾說：

「吾國自清代光緒變政，設立學校，同時年級制也輸了進來。年級制是以教員爲中心，以教科書爲工具，聚智愚不同的學生於一級，不問學生的個性，使他們同時學一樣的功課，在一個教室內聽講，聰明的人嫌教師講得太慢，呆笨的人嫌教師講得太快。聰明的人只得坐在課堂打瞌睡，看小說，混時間，等着呆笨的人的追趕，呆笨的人却整日整夜的忙着，連吃飯，睡覺，如廁都沒有工夫，結果還是追趕聰明人不上。所以有一次胡適之先生同我們一班小朋友說笑話，『你們也想進學校嗎？我以為學校是爲呆笨人而設的。』對呀，現在所謂年

級制的學校，的確是爲呆笨人而設的。一本陳文編的『算術』，聰明的學生只要兩個月就演完了，學校裏偏要教上一年半載；一部顏頤剛編的『初中國文』，聰明的學生只要半年就可讀完了，學校裏偏要教上三年四年。況且在同一時間內，一定要強迫許多學生聽同樣的乾燥無味的功課，所以有時教員正在堂上津津有味地講『修身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學生頭腦裏，也許竟在想，『賈寶玉初試雲雨情，景陽崗武松打虎』。……」

我是不贊成現在的學校制度的。現代的學校可以使學生得着文憑，却不能包管學生能不能得着學問。老實說：學校教育的用處，不過有幾個教員，教學生讀書讀得懂而已。像上海灘上的一些野雞大學，流氓教員，他們自己讀書讀得懂不懂還是一個問題。在今

第三，我以為今日中國有志讀書的人應該學通英文或日文，以作研究外國學問的工具，單讀中國書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多讀外國書。

我的話雖然簡單而且淺薄呵，希望對於有志讀書的中國青年，有一點小小的用處！

一九三一，三，廿，改稿。

此
页
空
白

汪精衛先生的詩詞

（讀書雜記之一）

我近來頗留心南社一派人的文學，我以為南社的一部分人的文學，是民族主義的革命文學。他們的目標是排滿興漢。曼昭先生（曼昭是個筆名，究為何人所作待考）在南社詩話中說：

「民族主義思想，於明末為尤盛，治經學者以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三先生為之魁。治文學者亦衆，若嶺南之屈翁山陳元孝，亦其表表者也。自康熙間，開博學鴻詞科後，一時學

士文人高尚其志者，戢戢然如豚入筮，誠所謂「西山薇蕨吃精光，一陣夷齊下首陽」者，雖其樸學或文學猶得著稱於時，然文彩雖存，本實已廢，其價值不過如髹漆馬桶而已。雍乾以後，墜緒微茫，直至南社崛起，始繼志述事，且發揮而光大之。故南社文藝，在中國歷史上確有相當之位置，無論胡適之輩如何巧誣醜詆，不能損其毫末也」。

曼昭先生的話，大致是不錯的。南社一班人的作品文藝價值，雖然並不一致，高的如汪精衛柳亞子蘇曼殊先生，低的如胡寄塵先生等，那些拙劣的人誠不免如胡適之先生在「改良文學芻議」一文中所譏。但他們在前清末年，大半是革命黨人，實際從事革命工作，與清庭爲敵的。如果說國民黨有文學作品，南社一班人就是他們的代表和前驅。雖然後來民國成立後，柳亞子先生一班人所提

倡的新南社文學，如他們宣言所說，已經由民族主義而接近社會主義了，雖然新南社只如曇花一現，並不會創造出什麼代表作品。

什麼是民族文學？牠是代表某一民族的集團的解放的運動和傾向，照廣義說來，岳武穆的滿江紅是民族文學，文天祥的正氣歌也是民族文學，法國「馬賽曲」是民族文學，英國拜倫的哀希臘也是民族文學。照社會的進化，歷史的發展看來，中國的狹隘的排滿的民族主義的文學，應該是結束於清末，以南社爲最後的殿軍。所以民國十九年六月一日民族主義文學的宣言，我們覺得有明日黃花之感。我們覺得這一派的民族文學只表現了一些直覺得浪漫的革命傾向的詩歌和散文。他們並沒有深入羣衆受了民族的洗禮。所以不能產生威廉退爾的雪勒（Schiller），也不能產生代表人民訴苦的顯克微文（Siegfried Krumpholtz），更不要說描寫農民的苦痛杜格

涅夫 (Turgeniev) 了。

但南社並不是一個文學革命的團體，牠是當時革命結社之一。

曼昭先生在南社詩話說得好：

「南社爲革命結社之一，起於清末，以迄於今，已有三十年來之歷史。其所揭櫫，爲文章氣節；其實所謂文章，革命黨人之文章，所謂氣節，革命黨人之氣節，特在清末，於內地不能不隱約言之耳。」

以文章氣節爲革命的工具，此誠所謂「藝術的武器，武器的藝術」了。「特在清末，於內地不能不隱約言之」，我們可見當時革命黨人之勤苦艱難。

我們且舉汪精衛先生之雙照樓詩詞代表南社的革命文學之第一部著作。

我們都知道汪精衛先生是國民黨的領袖，我不是一個研究政治的人，不能評判他的政治主張。但我要舉出汪精衛先生代表南社的革命文學，還要舉出蘇曼殊代表南社的戀愛文學。汪先生生於嶺南，他自然受了屈翁山陳文孝一流人的民族主義文學的影響。但汪先生自己就是一個實行革命的人，他壯年的北京行刺，被逮下獄，驚動全球，所以在雙照樓小休集的「被逮口占」詩，一片熱血，灑然紙上：

卵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姹紫嫣紅色，從知宣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這首詩在中國文學史的位置，是很高的。我們讀了「他時好花

發，認取血痕斑」的句子當然想起龔定盦的「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紅泥更護花」的好句。但龔定盦究竟是一個狂放名士，汪先生纔可以說是革命詩人。「被逮口占」的四首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只有文天祥的正氣歌的精神差可比擬。而汪先生的「慷慨」「從容」之態，就在最危險的境遇裏，也表現出來，這是他個人的性格表現。

汪先生的小休集中在獄中所做的詩最多，那些詩也最動人，多數是很好的革命作品。最好的當然是那首「述懷」。

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樂。此生何所爲？此情何所託？嗟余幼孤露，學殖苦礪礪。蓼莪懷辛酸，菜根甘澹泊。心欲依墳塋，身欲棲巖壑。憂患來薄人，其勢疾如撲。一朝出門去，萬里驚寥落。感時積磊塊，頓欲忘疎略。鋒鋞未淬厲，持以試盤

錯。蒼茫越關山，暮色照行橐。瘴雨黯蠻荒，寒雲蔽窮朔。山川氣悽愴，華采亦銷鑠。愀然不敢顧，俯仰有餘怍。遂令新亭淚，一灑已千斛。回頭望故鄉，中情自惕若。尙憶牽衣時，謬把歸期約。蕭條庭前樹，上有慈烏啄。孤嫠襁褓中，視我眸灼灼。兒乎其已噏，使我心如斫。沈沈此一別，賸有夢魂噩。哀哉衆生病，欲救無良藥？歌哭亦徒爾，搔爬苦不着。針砭不見血，痿痺何由作？驅車易水傍，嗚咽聲如昨。離漸不可見，燕市成荒寞。悲風天際來，驚塵暗城郭。萬象刺心目，痛苦甚炮烙。恨如九鼎壓，命似一毛擢。大椎飛博浪，比戶十日索。初心雖不遂，死所亦已獲。此時神明靜。蕭然臨湯鑊。九死誠不辭，所失但軀殼。悠悠檻穽中，師友嗟已邈。我書如我師，對越凜矩矱。昨夜我師言，孺子頗不惡。但有一事劣，昧昧無由

覺。如何習靜久，輒爾心躍躍。有如寒潭深，潛蚪白騰鱗。又如秋飈動，鷺鳥聳以愕。百感紛相乘，至道終隔膜。悚息聞師言，愧汗駭如濯。平生慕慷慨，養氣殊未學。哀樂過劇烈，精氣潛摧剝。餘生何足論，魂魄亦已弱。癡癡耿在抱，涵泳歸冲漠，琅琅讀西銘，清響動寥廓。

這一首很長的「述懷」，很可以作汪先生那時的自傳。我們以為中國人精神所以如此不振，是缺少偉大的自傳文學。古人不必說了。近百年來的人物，如曾文正，如康南海，如梁啓超，國民黨中如孫總理，如黃克強，如廖仲凱，陳英士，朱執信諸先生，幾乎至今沒有一部很好的傳記出現。我們很盼望汪精衛先生能永持「述懷」的精神將來寫一部很好的自傳給我們看。（聽說蔣介石、汪精衛兩先生都是在百忙中寫日記的，我們希望將來有機會印行，給我

們一些很好的傳記材料。）

我以為汪先生的詩詞可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如上所說的革命文學，一部分是怡情山水的遊歷文學。最好引他自己的小休集自序，來作他詩的註腳：

「詩云民亦勞止，訖可小休。旨哉斯言！人生不能無勞，勞不能無息，長勞而暫息，人生所宜然。亦人生之至樂也。而吾詩適成於此時。故吾詩非能曲盡萬物之情，如禹鼎之無所不象，溫犀之無所不照也。特如農夫樵子，偶然釋耒弛担，相與坐道傍樹陰下，微吟短嘯，以忘勞苦於須臾耳。因即以小休名吾集云」。

汪先生比喻革命的休息時如「農夫樵子，偶然釋耒弛担」，可見革命並不算件什麼了不得的事，革命是人生進取向上的一種合理

工作。正如農夫耕田，樵夫砍柴一般，這是何等確切的比喻。南社詩話中說得好：

「革命黨人不爲物欲所蔽，惟天然風景，則取不傷廉。」

此蘇軾所謂惟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

這很可以作汪先生怡情山水的解釋。汪先生的詩詞，「雄直」而且「蘊藉」，就在描寫風景中也可以看出，我們且舉出一首「遊莫干山」：

初看山腳斜陽黃，漸聞涼風颯颯鳴高崗。炊煙漸上雲漸合，頓使山無遠近皆蒼茫。夜上峯頭天已黑，缺月疎星氣蕭瑟。寥天忽跳頰虬珠，斑駁林巒半蒼赤。披衣起立明霞中，朝氣撲面生沖融。羣山起伏何止千萬疊，修竹掩映何止千萬

叢。沈沈黝色黯雲壑，瑟瑟清影明嵐峯。泉流澗中鳴不斷，其聲欲與風葉同。瑇瑤平生愛竹已成癖，三竿兩竿青亦得。只今身已入山深，雖白雲鄉不此易。流長不洗孫楚耳，峯青不蠟阮孚屐。一角茅檐對遠山，此心清似長天色。

我們評汪先生的詩，也可借用洪北江評翁山的話，「獨得古人雄直氣，嶺南詩筆勝江南。」汪先生的「廬山雜詩」「過西湖」「再過西湖」「宿碧雲寺」以及遊歐諸作，均有許多名作，他的描寫自然，似乎也很受陶淵明的影響。陶淵明是一個消極的革命者，是「有所不爲」的人，汪先生是一個積極的革命者，是「有所爲而爲」的人。人要能「有所不爲」，然後纔可以有所爲」。我們且看他的「病中讀陶詩」：

攤書枕畔送黃昏，淚濕行間舊墨痕，種豆豈宜雜荒穢，植

桑曾未擇高原。孤雲巖巖誠何託，新月依依欲有言。山澤川塗同一例，人生何處不籠樊？病懷聽盡雨颼颼，斜月柴門得小休。抱節孤松如有傲，含薰幽蕙本無求。閒居始識禽魚樂，廣土終懸霜霰憂，暫屏酒尊親藥裏，敢因苦口致深尤。

這很可以看出汪先生的懷抱。

還有一首「努兒哈赤墓上作」，很可以看出汪先生痛恨專制帝王的精精神，那首詩太長了，我們現在且不抄了。汪先生也有很好

的小品詩，如「遊春詞」：

花枝紅映醉顏酡，雜遝遊人笑語和。我更爲花深禱告，所
 花人少種花多。千紅萬紫各成行，日暖林塘藹藹香。此際園丁
 高枕臥，遊人自爲看花忙。籐竹蕭森石經斜，結隣三五盡田
 家。遊人去後黃蜂靜，付與村童掃落花。

這是很宛轉而且骨氣的詩句。

我們且說汪先生的詞。南社一派詞人有一個共同的毛病，便是很多人中了夢窗的毒，用典故者多，白描者少。汪先生的詞却以白描勝。

浪淘沙（紅葉）

江樹暮鴉翻，千里漫漫，斜陽如在有無間。臨水也知顏色好，只是將殘。秋色陌頭寒，幽思無端。西風來易去時難，一夜杜鵑啼不住，血滿關山。

這是很好的白描小詞。

我們再舉他的一首「蝶戀花」：

（冬日得國內友人書，道時事甚悉。悵然賦此。）

雨橫風狂朝復暮，入夜清光，耿耿還如故，抱得月明無可語，念他憔悴風和雨。天際遊絲無定處，幾度飛來，幾度仍飛去。底事情深愁亦妒，愁絲永絆情絲住。

這可見汪先生在政治上的清高懷抱。「抱得月明無可語」，這是何等沉痛的話！

最沉痛的還有一首「蝶戀花」：

（原作有序甚長，係「冬日渡遼」所作）

雪。偃蒼松如畫裏。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浪嚼岩根危欲墜，海風吹水都成淚。夜涉冰澌尋故壘，冷月荒荒，照出當年事。蒿塚老狐魂亦死，鬪骸奮擊酸風起。

汪先生是處處不忘家國淪亡民族衰落之感的。在良辰美景之中，也現出深刻的悲哀。我們且舉一首「蝶戀花」：

（大連眺望）

客裏登樓驚信美，雪色連空，初日還相媚。玉水含暉清見底，縞峯一一生霞綺。水繞山橫仍一例，昔日荒丘，今日鮫人市。無限樓台朝靄裏，風光不管人憔悴。

幾百年以來的詞人，很少這種「爲人類担当患難的精神」。我們不懂得汪精衛先生一生的革命精神，便不配讀他的詩詞。汪先生的詩詞是有他的思想和人格做背景的，沒有他那樣清高蘊藉的革命精神，不會做得出他那樣的詩詞。我們盼望永遠保持他那種高潔的革命精神，與一切惡勢力奮鬥！

此
页
空
白

中國的情歌

這是五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從南京學校畢業，回到那萬山重疊的故鄉去。一夜，月明星稀，風景如畫，我和我的朋友，緩步踏月，經過林木叢中的一小村。村中房屋，矮小清潔，儼然農家風度。那草場上，月色下，有許多男女小孩，三三五五，正在那裏跳躍遊玩。蔦地裏，我聽見兩句歌聲，從小孩叢中發出，聲音低回婉轉：

拜望天天下夜雨，

留了夫夫睡夜添。

我很驚異的走上前去，清楚地瞧見那草場的東北角上，一個十四五歲的肥胖女孩，還在那裏曼聲高歌。我痴然直立。恍惚若有所感。——這樣迫切動人的情歌，不圖在這窮鄉僻壤的女孩口中，無意聽得！

我想，世界上最美麗的詩歌，一定不產生於車馬擾攘的城市，而產生於景物靜逸的鄉野。但是我怎能久居鄉野呢？爲了衣食，我淒涼地在灰塵滿天的北京城中奔走，匆匆又已經五年了！想起那五年前月夜歌聲，不知幾時再能回到家鄉，重聽草地上兄弟姊妹們的清歌！

我想，假如我有功夫，我情願做中國情歌的搜集者。我相信，村夫農婦口中所唱的情歌，一定比那杯酒美人的名士筆下的情

詩，價值要高萬倍！中國文人所做情詩，大部是輕薄纖巧，沒有迫切動人的情感。記得 Sara Teasdale 女士曾這麼說過：『抒情詩的事實不妨是想像，但所抒寫的情却須真實』。整千整萬的情詩的大毛病，便是情感的虛偽！

情歌是迫切的情感焚燒於心，而自然流露於口的，所以虛偽的自然很少。就形式 (Form) 方面說，中國的什麼七言，五言，詞調，曲譜都不適宜自由表現情感的。本來文字 (words) 不過是觀念的符號 (The signs of ideals)，用文字表示情感已經是很難的了。再加上一些形式的束縛，自然更覺困難。情歌在形式方面比情詩自由得多，句的長短，音節的和諧，俱本之天籟。中國的分音文字是最討厭不過的，所以有許多很好的情歌，一到文人的手裏寫出來，便覺得十分累贅了。

談到中國的情歌，自然不能不算詩經中的國風最古了。國風是古代情歌的結集！鄭樵說：『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朱熹說：『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這兩種解釋得最好！詩經之所以有價值，所以能成爲世界文學裏的無比寶貝，正因爲有國風一部分的緣故。詩經除去國風一部分，則所剩餘的不過是些宗教頌歌等等，他的價值，至多也不過同印度的吠陀頌歌與希伯來人的詩篇 (psalms) 一樣！

然而這是可怪的！詩經的國風在近代已經找得許多知己了。有鄭振鐸顧頡剛一般考據先生替他解釋，有郭沫若那樣詩人替他譯爲白話。放著許多近代的情歌不去搜集，不去研究，却偏要研究三千年前的情歌，我不能不說中國人是好古心切。

男女互相愛慕，原是一種自然本能。你看：

小小子兒，坐在門墩兒，

哭哭啼啼要媳婦兒。

要媳婦兒幹什麼？

點燈，說話兒，

吹燈，作伴兒；

到明兒早晨，梳小辮兒。

這首歌描寫小孩們想媳婦的情景，何等自然，何等有趣！寥寥的幾句話，看去似乎滑稽，其實却是真摯。又如：

哎喲，我的媽呀！

我今年全十八啦。

人家都用轎子娶啦，

我還怎麼不拿馬車拉呀？

我們鄉村中的小姑娘，伊們口中唱出這種自然的心中聲音，雖然是愚得可憐，却也美得可愛。這種情歌的藝術上的價值，比那心中想男子漢，筆下却『母親呵』！『小弟弟』！一流的新詩，要高出萬倍！

Conard Alken 說：『倫理同藝術是不能結婚的』。情歌是村夫村婦口中吐出的自然聲音，他們只知道說真實話，不懂得什麼是倫理。你看：

削竹棍兒，打桑葢兒，
 姐夫尋了個小姨子兒，
 關上門兒，蓋上被兒，
 左思右想不是味兒；

管他是味不是味兒，
 黑夜躺着不受罪兒。

『姐夫尋了個小姨子兒』當然是不應該的事。然而世界上正多這樣的事，却又何妨有這樣的歌。真實是一切藝術的共同靈魂！
 又如：

死了男兒別怨天，

十字路口有萬千。

東來的，西去的，

挑他個知心合意的。

這纔是真實的婦女心中的思想！你看『東來的，西去的，挑他個知心合意的』。這多麼自由，多麼爽快！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過是書獃子們關起門來的胡說！

中國北部有些地方，結婚的男女，年齡相差很大，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一)

待說郎來，郎又小；

待說兒來，不叫娘。

(二)

你小，我不嫌你小；

我老，你也別嫌我老。

這樣能互相了解，自然也沒有什麼話說了。這首歌起初讀來令人好笑，仔細想來令人悲哀。

婦女不幸而做人奴婢，已經够可憐了，然而那飽暖思淫慾的『相公』却想當伊做玩物。

金風玉露正嬌秋，

諸色蟲豸草裏愁；

梧桐葉落風飄送，

片片秋雲半空浮。

有一位書生獨坐在書房內，

裏邊走進了小丫頭；

十指尖尖把香茗送，

含笑微微做俏眼丟。

書生一見真心動，

原來語氣欲輕浮。

好一朵含蕊鮮花多嬌嫩，

年輕披髮貌風流。

隱隱胸前高二珠，
好像是兩朵紅雲花粉的面上浮。

羅裙底下金蓮露，

繡花鞋子小瓣頭。

書生看見情濃摯，

雙手忙將粉頸鉤。

丫頭滿面好慚羞：

變起一聲『相公呀！

你十年窗下磨鐵硯，

弗該應調戲我小丫頭。』

雖然小婢身低賤，

竊玉偷香一筆勾。

樂

况且主母娘娘多嚴訓，
撥出情義怎肯休。

倘然打死我了環只當尋常事，
相公呀！

你難免這場羞。

倘有同窗好友來知道，

背後談論說你歹。（讀如邱）

我勸相公須要行正道，

讀書人難逢占鰲頭。

點穿紙窗容易補，

傷人名節最難修。』

這一首歌寫景敘情，面面俱到，又婉轉，又細膩，又動人——

現在的學生們時常買些東西送給女朋友，你看，鄉間的男子送

女子的東西：

一把扇子兩面紅，

相送姐姐搨蚊蟲；

姐姐莫嫌人事少，

全付相思在扇中。

你又看，女子送男子的東西：

結識私情結識恩對恩，

做雙快鞋送郎君。

薄薄裏個底來密密裏紮，

情哥郎着仔腳頭輕。

我不知道那些替情人打繩衣的現代受教育女子，能否唱出這樣的好

歌！

天落雨了，情人出外去了，那女子口中唱的：

昨日夜裏滿天星，

今朝落雨弗該應；

情哥哥沒帶釘鞋傘，

小奴奴急斷肚腸根。

天晚了，情人幽會了；

一更一點月出頭，

哥在房邊打石頭；

妹在房中打主意，

早晒羅裙未曾收。

二更二點月照街，
輕手輕腳把門開；
雙手來接哥的傘，
爲妹情重哥才來。

三更三點月照樓，
手掀蚊帳掛金鈎；
情哥問妹那頭睡，
雙手彎彎做枕頭。

四更四點月落西，
更鼓亂打雞亂啼；

可恨金雞啼得早，
鴛鴦隔散兩分離。

五更五鼓大天光，
情妹送哥出繡房；
手拿衣袖抹眼淚，
難捨情妹好心腸。

這幾首情歌，雖然多是七字一句，却也真實活潑，教人看不出一些琢飾的影子。而且，你看，他是何等大胆的實說！

月圓了，情人離別了：

無情月，

掛在奈何天！

月呀！

你照人離別，

爲什麼偏要自己團圓？

這是去年的冬夜，我同我的朋友冒着霜風，走過那冷靜的北河沿。我口中唱着上面的粵歌，我的朋友聽見我唱了一遍，便能背誦了。好的歌謠是容易懂的，好的歌謠也是容易記的。

表妹想着表哥，這在中國社會上是常見的事：

俏佳人，臨鏡把頭梳；

青絲撥上三圈彎；

白玉的簪兒鬢髮上窩。

兩邊烏眉分八字；

櫻桃一口自來酥。

秀才聽，把手搓。

叫一聲『好哥哥！

奴表妹弗是應怪你，

奴大號到你高廳上，

唔篤令尊翁不應耽遲誤。』

三生石上無名字，

姻緣簿裏不清楚。

哥哥啦！

我爹爹不管家務事；

我母親是常到佛樓拜佛念彌陀。

嫂嫂常到娘家去：

哥哥作客在京都。

兄弟年輕不懂啥，

書房裏面用功夫。

小登科！

小登科！

哥哥日日來望望吾。

若然碰着我親夫，

叫一聲表妹夫。

我在旁邊叫表哥。」

這些情歌的價值，正如紹虞君所說：『因為他不懂格式，所以不為格式所拘泥；他又不要雕琢，所以不受雕琢的累墜』。我還替他加上幾句：『因為他不懂道德，所以不為道德所拘泥；他又沒有學問，所以不受學問的累墜』。

廣漠的中國，那無量數的鄉村男女間的情歌，正待我們的搜集；本文所引，實難免掛一漏萬之譏。但我們希望我這篇膚淺的小文能引起愛好情歌者的注意，在最近的將來，有一部『中國情歌集』出現！

十二，七，晚，一九三三。

此
页
空
白

作文與讀書

作文與讀書有什麼關係呢？

杜甫的詩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俗語也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中國人的作文做詩，大多數抱着一個老法子，叫做「多讀書。」

多讀書是不是對於作文有幫助呢？

就是照現在我們的眼光看來，當然也是有的。

我們要我們的文章沒有用字上的錯誤，我們便應該研究文字

學。我們要我們的文章沒有造句上的錯誤，我們便應該研究文法學。我們要我們的文章沒有思想上的錯誤，我們便應該研究論理學。我們要我們的文章做的美，我們便應該研究修辭學。其餘如經濟學，如心理學，社會學，動植物學等，皆和文學直接或間接有關係。

所以我們要文章做的好，不可不用功讀各方面的書。

上面的話，也許中學生諸君看了未免要大吃一驚，說：「要研究那些科學纔來作文，作文一事，豈不太難麼？」

我說：「不是的。我的話是就廣義說。我說的是那些科學常識都和作文有關係，却不是要人把各種科學全弄好了纔去作文。」從前有個賣臭蟲藥的，說是他的藥如何靈，人家買來回家一看，原來包內是「勤捉」二字。要臭蟲斷根只有「勤捉」，要文。

章做得好，只有「勤做」。

學繪畫的人只懂得一些光學，透視學，色彩學的原理，不肯用筆去畫，是不行的。作文也是一樣。只懂得一些文法，修辭的原理，不肯用筆去做，終久做不出好文章。作文正同蜘蛛抽絲一樣。要抽纜有，不抽永遠沒有。

讀書供給作文只有兩方面的用處：一方面是思想方面，我們從書中懂得世間各方面的真理，人生各樣的真相。一方面是技巧方面，我們可從古今各大家的文章上學得他的詞句的美麗和風格的清高。

但是，世界上的書籍很多，青年人讀書究竟從何讀起呢？這的確是一個問題。這不但在青年們成爲問題，在老年人也成爲問題。正如從前北京教育部有個司長，很有錢，吃得很胖，而且也

很肯買書的。但是他常常嘆着氣說：「不得了！不得了！書太多了，不知道讀那一本好。」世界上這樣嘆氣的人很多，有老年，也有青年。英國的文學家培蘭德（Arnold Bennett）曾說過笑話，以爲問讀書要從何讀起，正同狗咬骨頭，要從何咬起，一樣奇怪，培蘭德的意思，是主張趣味的讀書法的。

趣味的讀書法是很重要的。現在中學學生國文程度不佳，很大的原因，是不准學生去看有趣味的書。我從前在徽州一個師範學校讀書，那學校的校長胡子承先生，是個很頑固的人，不許學生看小說，（看小說是要記過或開除。）甚至於新青年也禁止學生看。但我自己的白話文却是從小說中學來的，因爲我們徽州的土話，雖白話文很遠。現在，像胡子承那樣禁止白話文的人是很少（我不敢說沒有）了。但許多教員多抱定幾冊商務中華的國文教本。教

的大概是十年以來新青年以後一般作家的作品。老實說，這十年以來的新文學，大概都是些「急就章」，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很少。我們應該鼓勵愛好文學的學生多看他們所喜歡看的書，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說：「小說，曲，詩詞，文，各種：新的，古的，文言，白話，本國，外國，各種：還有一層，好的，壞的，各種：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學與人生的全體，不能磨鍊出一種精純的趣味來。自然，這不要成爲亂讀，須得有人給他做指導顧問，其次要別方面的學問知識增進，逐漸養成一個健全的人生觀。」

（我學國文的經驗，談虎集下卷）

周先生的後面幾句話也很重要。要有「指導顧問」，可以說是有系統的讀書法。系統的讀書法也是重要的。培根（Bacon）曾說：看書同吃東西一樣，有的隨便嘗嘗就夠了，有的應該吞嚥。

ton) 一生也只愛荷馬 (Homer) 與 Euripides 的著作。這就是「咀嚼消化」的讀書法，使自己受了書的影響，使書的靈魂成爲自己的骨肉的。這叫做精選的讀法。

「別的方面的學問知識」也很重要。我在前一講會說學科學的人不應該爲文學多耽誤工夫。學科學的人鑑賞或嘗試一些文學趣味是可以的。但如目下中學生之不喜歡數理等科，以及國內出版界自然科學書籍的不暢銷，關於高級自然科學的書，竟致沒有書店肯印，實在是可慮的事情。學科學的學生應該專注精力於科學，是不用多說了。就是文學的學生，也不可不要普通的科學常識。夏丏尊先生在他的文章作法附錄曾說：

無論如何地設法。學生的國文成績，總不見有顯著的進步。因了語法作文法等底幫助，學生文字在結構上形式上，

雖已大概勉強通得過去，但內容總仍是簡單空虛。這原是歷來中學程度學生界底普通的現象。不但現在如此。

爲補救這簡單空虛計，一般都獎勵課外讀書，或是在讀法上多選內容充實的材料，我也曾如此行着。但結果往往使學生徒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識，思想愈無頭緒，文字反益玄虛。我所見到的現象如此，恐怕一般的現象也難免如此罷。

（在國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

夏先生的結論是「傳染語感於學生」。教員「自己努力修養，對於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強烈銳敏的語感，使學生傳染了，也感得相當的印象，爲理解一切文字底基礎」。但是我以爲這也不是根本辦法，要學生的思想不空虛，根本的辦法只有學一些根本的科學常識，郭沫若會說詩人不可不懂得天文。

學，實在是見識的話。我以為學文科的高中學生，也不可沒有

下列的科學常識：

(一) 應該多看一些社會科學的書，懂得一些唯物史觀，經濟史觀，人類學，等常識。

(二) 應該多看一些論理學，心理學的書籍，懂得一些思想法則，心理現象。

(三) 應該多看一些自然科學的書，如生物學，物理學，天文學，懂得一些，天，地，人，物的歷史和現狀。

這是很本辦法，可以醫「思想無頭緒」，「文字玄虛」的大病的。周作人先生曾對青年進過這樣忠告，請參觀談虎集下卷，

婦女運動與常識。我的意思完全與周先生相同，略以鄙見補充一

點，因周先生對於論理，心理等科未說明。普通文科學生總帶

些自命文豪的氣味，對於一切科學都看不起，其實，懂得一些科學常識是做人的基礎，做人比做文豪要緊得多。做一兩句白話詩，做幾篇短篇小說，實在算不了什麼大事，掛不起文豪招牌哪！

讀書對於作文的重要，上面大略說過了，但中國青年學生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養成善於懷疑，獨立思想的精神。

叔本華 (Schopenhauer) 說得好：

寫在紙上的思想，不過是印在砂上的行路人的足跡；人們雖然可以因他而明知道前人所取之道路，但行路人爲行路和觀望前面什麼風景起見，是必須使用他自己的眼睛的。

所以書上記載的「真理」和「人生」究竟多是紙上的。叔本華是主張思想，反對讀書的，他曾說過很妙的話：思想是自己跑馬

，讀書是讓旁人在我們的腦裏跑馬。他的話自然有點偏激。但是中國是一個泥古的民族。所以「王安石創經義試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之千年；蕭何行漕運之制，行之二千年。」（康有為弟子徐勤的話。）女人纏足。「或謂始於李後主，宋人只有程頤一家不纏足」，纏足也纏了千年。無論什麼笨事傻事，都行之千年而沒有人敢懷疑，沒有人敢改革。這真是世界鮮有的奇談。有人說中國人的頭腦是一枚明鏡，映進紅的就是紅，映進白的就是白的，一點變化也沒有。這是可以亡國滅種的頭腦！

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使學生們在作文中養成獨立思想的習慣。程頤說：「學原於思」胡適說：「學原於思，思起於疑。」胡適又說：「我們讀古人的書，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

面。也。要。知。道。古。人。儂。到。怎。樣。』 這都是我們很好的教訓。我們要學生甯失之過疑，不要失之過信。

真理是有時代性的，人生是變遷無窮的。一切古今人的書籍都是我們的參考品，我們的顧問官，我們要敢於疑古，也要敢於疑今。我們要學生能夠獨立思想，不要「掉書袋」。

培根(Bacon)說得好：「書籍永遠不會教給你書籍的用處。」

一切書籍都是參考品，思想方面是如此。文章的詞句和風格方面也是如此。

法國文學家布封(Buffon)會說：「文體卽人」。韓德(Leigh Hunt)補充布封的話，說：「人卽文體」。中國古語也說：「文如其人。」世人沒有兩個相同的臉孔，樹上沒有兩個相同的果子，山上沒有兩個相同的石頭。一切物體都有個性，文章的詞句和

風格方面也應該有個性。

從前作古文的人專會模倣「先秦諸子」，模倣「兩漢」，模倣「唐宋」，現在古文已經打倒，這些習慣是已經取消了。但是，模倣韓愈蘇東坡固是不對的，模倣梁啟超胡適之難道就對了嗎？我們讀古今名人的文章，要和蠶吃桑葉一樣，吐出絲來。模倣如蠶吃桑葉吐桑葉。中國的白話文的歷史比文言文短得多，所以現在白話文正有待於我們的試驗和創造，造成一種豐富優美而清新的詞句和文體。我們要使白話文能夠寫景，寫情，寫意，寫事，運用自如。我們要使白話文能夠簡潔，也能夠繁複；能夠明白，也能夠深刻。幾本古老的紅樓夢水滸，幾冊簡單的國語教科書，幾頁浮淺的新創作小說，決不夠我們學生的欣賞和研究。一切文章有兩個偉大的導師：

一。是。自。然。
二。是。人。生。

我們要學生多多觀察自然，研究人生，我們要學生從少養成這種習慣。我們不要學生迷信書本，模倣書本。我們要學生不做古人的奴隸，也不做今人的奴隸。

黛絲戴兒情詩抄

莎蘭·黛絲戴兒 (Sara Teasdale) 女士於一八八四年八月八日生於美國。幼時身體甚弱，在家中讀書，一九零三年乃畢業於 Horner Hall 從這個私立女校畢業後，因為身體不好，便不能再進學校。

黛絲戴兒女士從幼便愛做詩，幼時在家愛讀 Christina Rossetti 的詩，後來入校又愛譯德國詩人海涅 (Heine) 的詩，出校後與她的朋友辦了一個詩的月刊，叫做 the Pottery Wheel，是手抄本。在這個手抄本的小雜誌上她發表了她早年所作的詩。一九零五年她到歐洲去遊

歷，又到埃及，希臘，等處流連多時。一九一二年夏天她同詩人 Jessie Rittenhouse 去遊意大利和瑞士。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九日她與同鄉 Ernst B. Filsinger 結婚，Filsinger 是一個國際貿易著作家。從一九一六年以後，夫婦住在紐約，但黛絲戴兒女士也常至歐洲等處遊歷。

一九一六年她的「煩惱之歌」(Songs out of Sorrow) 得美國詩社的獎金，一九一七年她又得了哥崙比亞大學的詩獎，爲了她的「情詩集」(Love Songs) 羣推爲美國是年出版的最好的詩集，她的詩集已出版者有以下五種：

1. Helen of Troy and other Poem (1911)
2. River to the Sea (1915)
3. Love Songs (1917)

4. Flame and Shadow (1920)

5. Dark of the moon (1926)

她的情詩最有名，歐美文學界推為近代的莎浮(Sappho)惟原詩詞句至麗，余譯了下面幾首詩，頗覺費力不少，幸識者有以教之。

一九二九，十二，十七，衣萍記。

(1) 贈品 (Gift)

我給我的第一個愛人微笑，

我給我的第二個愛人眼淚。

我給我的第三個愛人沉默，

沉默過了無限的日子。

我的第一個愛人給我唱歌，
我的第二個愛人給我凝視。
但是，呵，我的第三個愛人却給我靈魂，
靈魂永遠存在我自己的身裏。

(二) 私逃 (The Flight)

幾度郎回頭，
要儂同逃走。
郎情似燕翼，
儂身似燕子。
逍遙大空中，
遠離風和雨，

怕聞舊人聲，
叫儂奈何許？

抱儂在郎心，
如浪在大海。

藏儂在郎家，
家在萬山中。

和平作屋頂，
愛情作家門。

只有舊人聲，
聲聲不忍聞！

(三) 旅客 (The Wayfarer)

愛情是一個可憐的陌生人，
那一天他走進我的心裏來了。
他說他現在是無家可歸，
我只好讓他暫時在心裏住下了。

他用憂愁破壞我的睡眠，
害得我在夢裏也含着眼淚。
他害得我沒有心情唱歌，
恐怖從此代替了我的歡喜。

現在，愛情是孤單單地走了，
我又覺得這老朋友怪可憐了。
晚上我一個人禱告多時。
希望他還有回來的日子。

(四) 阿曼爾菲夜歌 (Night Song at amalfi)

我問繁星天，
何以給我愛，——
天答我沉默，
在上的沉默。

我問黑漆海，
漁人今何在。

海答我沉默，
在下的沉默。

我能爲他泣，
也能爲他歌。
要我永沉默。
此生將奈何！

(五) 燈 (the Lamp)

我把你的愛帶在心上，
像一盞燈在我的手裏，
我從此可安心在黑暗的路上巡遊，
不會在恐怖的途中呼號，
也不會害怕那永久跟在身邊的影子。

假如我能够找得着上帝；
我一定也要將「他」找着。
假如我找不着上帝；
我也可以回來熟睡。
我知道你的愛是怎樣安慰我，

像黑暗裏的一盞燈哪！

(六) 凝視 (The Look)

秀芬在春天和我親嘴，

羅賓在秋天也親過了。

柯寧却從來不敢和我親嘴，

只睜着眼兒看看便算了。

秀芬的親嘴在談笑時忘掉，

羅賓的在遊戲時也忘記了。

只有柯寧凝視着的眼睛，

日日夜夜把我的
心兒纏住了

此
页
空
白

悲哀的回憶

『我雖然讚美血和淚，我也不會忘了愛和花。』思永微笑地說，無力地躺在籐椅上，我微笑地聽着，沒有說些什麼。這是去年梅花初開的時節的事。園裏的榴花紅了，可憐的思永却已經死了兩個月了！

我早就武斷地說：思永的死，失戀是最大的原因！假使愛神不把思永關在門外，思永的病決不會那麼兇，思永也決不會死得這麼早。可憐的思永呵！伊的一封封的情書，都還珍重地藏在箱裏；你

的一首首的情詩，都還甜蜜地黏在紙上！浮雲般的女郎的心呵！烈火般的青年的夢呵！我想起你們。忍不住滿眼傷心的熱淚！

什麼是人生的究竟呢？爲着真理而被書籍壓死的人們是值得崇拜的；爲着自由和正義而被槍砲轟死的人們是值得讚美的，爲着愛情而被悲哀放在脚下踏死的人們是不是值得崇拜和讚美呢？我不是哲學家，我却偏要大胆的說：像枯葉一般的生，倒不如像落花一般的死！

可讚美的像落花一般的思永呵！

滔滔的愛河，我們原也滾在波濤裏；然而爲着茫渺的前途，我却忍不住這麼深深禱告了：

『仁慈的上帝呵！假如愛情的心裏只有金錢和虛榮，請你把真實的熱烈青年，早些釘在十字架上罷！』

小別贈言

你冒着寒風回去，去到你的寂寞的故鄉，聽說那裏的戰場上還躺著許多人骨和馬骨。你含着熱淚去慰問你的可憐而多病的母親，在那虎狼般的軍隊充滿了的鄉村裏。我將怎樣震顫而担心呢！

爐中的火已經旺了，我們移近椅子坐在爐旁。

我爲你烤熟了幾顆栗子。我爲你剝開了幾粒花生，我爲你酌滿了一杯開水。我愛，這是我替你送行的筵席。

我用震顫的手指，撫摩你的芬芳的，柔軟的，的剪短了的頭

髮。別離的痛苦瀰漫了我的心，我說不出什麼；只凝視着你的美麗而流動的雙眼，像流星一般閃爍的雙眼。

靜默的午夜已經走了，積雪還沒有盡消，柏樹顯着祈禱的神氣站在那裏。

玄青色的天空，稀疏的星星。明月乘着白雲的小舟在空中行走。

我愛，這是我們的別離時候！

你走了，我當回到我的小屋中，把門兒關着。

我將珍重着地上的灰塵，因為這是可愛的你每天踐踏過的；在寂寞的燈光下，我將低着頭兒細尋你的足跡。我將每夜爲你祈禱，對着天上閃爍的明星。

白天裏狂風亂吹，我將爲你而走到無人的曠野，在呼呼的風聲中我希望能聽到從遠地吹來的你的音息。

留一幅戰場的慘景在你的圖畫中吧，灑數滴傷心的熱淚在母親的胸懷裏吧，我愛，你應該珍重！這世界從古便支配在 *Mars* 手裏！我們有什麼能力呢？我們且努力高唱愛之歌吧，在 *Mars* 的脚跟未踏到我們身上以前！

你走的那日，

此
页
空
白

俄文譯本阿蓮自序

我應該感謝柏烈偉 (S. A. Polevoy) 先生，因了他的翻譯。使我的「阿蓮」以及旁的幾篇拙劣的小說，得與遙遠的親愛的俄國讀者見面了。在我，這是覺得光榮而且羞慚的。

中國的新文學還只有十幾年的歷史。這以前，小說和戲劇是不爲中國的士君子所重視的。我們現代沒有大小說家，以及大詩人，我們的新文學也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足以廁身於當代世界作家之林，在我們，這是覺得可恥而且悲痛的。然而。我們並不失望。我

們的新文學只有很幼稚的歷史，而且，我們的創作家也還年青，我們國內創作小說戲曲詩歌的人們，多數是三十歲左右的，更多數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罷。他們的文學藝術，不過還是學習期罷了。只是淺薄的技巧和幼稚的內容也罷，他們終於創作了。用不同的風格，不同的精神，不同的詞句，來自由地，率真地，質樸地抒寫他們所看見或想像的人生：個人的或社會的，歡樂的或悲哀的，怨恨的或咀咒的。在這衰老的沙漠似的死的國度裏，他們已經喊出他們的新鮮的呼聲了。雖然這呼聲是怎樣幼稚而且淺薄而且微弱呵，然而他們並不失望。

然而，在這衰老的國度裏，又來了一批討厭的批評家了！他們有的戴着美國哈佛大學的帽子，有的穿着牛津大學的衣服，有的打起日本帝國大學的招牌，他們擺起法官的臉子，裝出魔鬼的神氣，

向這些年青的，幼稚的，大胆的創作家惡狠狠地說：「你們不行！——他們的意思是青年作家多投下他們手上的筆，閉起他們張開的口，大家永遠沉默了罷。因為在我的國度裏。沉默是最高的道德。

然而，鐵和血的戰爭的革命時代終於開始了，在烽火的戰場中。在血泊的草地上，在可歌可泣的一切官僚與平民老人和少年資本家與無產者的鬥爭裏，我們的青年的作家有的投了筆而提着鎗去了，有的受了傷而仍然回到臥室裏，有的把生命沉在泥土中犧牲了，有的正在咆哮着，震怒着，有的坐在租界上高唱種種好聽的文學名詞旁觀。未來的中國文學。將如我們的時代一般，產出怎樣可歌可泣的作品，供獻於自己的國內和世界的文壇上呢？那些從美國英國日本回本的批評家，又將怎樣去扯住青年們的筆，塞住青年們的口呢？我不能預測，讓時間去證明一切罷，我雖然是一個病的青

年，然而，我對於未來的中國的新文學是覺得沒有失望的理由的。

我的小說爲伯烈偉先生所翻譯的，是我第一次刊行的拙劣的作品，那時中國的政治正在黑暗時代，青年們的政治的苦悶無法解決，而本能的性的苦悶又開始佔據了熱烈的心，因爲中國受性的壓迫已經幾千年了。我的拙作在中國會受意外的銷行。也會受意外的壓迫。翻譯成他國文字的價值，我以爲是沒有的。然而，我們的新文學界受了你們俄國偉大的文學的禮物也太多了：你們的托爾斯泰，朶斯朶也夫斯奇，普斯金，乞呵夫，以及比涅克的翻譯作品在中國都受了許多讀者的歡迎。給了我們許多心靈上的興奮和感動。我的作品雖然十分拙劣而且淺薄呵，因了伯烈偉先生的忠實的翻譯，就當作一件小孩子般的禮物，獻在你們偉大的俄羅斯文學花園中罷。在我，這是覺得很光榮的。

種樹集序

我自己知道不是一個詩人。所以有時很久不成一首詩，我做詩，正如一個朋友所說：『要詩來找我，我不去找詩。』去年一年在上海灘上是一首詩未做，前年一年僅僅做了一首「朝朝一閱」。自己也覺得我的心境是怎樣乾燥與荒涼。回想從前躲在古廟裏高吟「可愛的女郎」的神氣，自己也不禁無聊的微笑起來，雖然嚴肅的秋風拂過我的面前，臉上的無聊的微笑也就暫時消失於無可奈何的太空中。我的確寂寞極了，然而，雖然寂寞，我的心究竟還不能無

所糾纏。我自己也會在寂寞的古廟住過六年，終於不能走到佛家的路上去，這因為我的糾纏太多了，而我又不同意解脫。嗚呼，我就這樣永遠糾纏下去也罷，沒有糾纏，不是人生。

爲了結集我的初期的作品，所以有這册「種樹集」的印行。這册中所錄的詩，較之已經絕版的「深誓」已經多了若干首了。但也有幾首原稿已失不及編入的。中國初期的新詩多數犯了太明白之病。從胡適之的康白情以至汪靜之的詩，多數是太明白而缺少含蓄。我自己的詩也犯了太明白之病。英人愛理司 (Havelock Ellis) 在他的「感想錄」 (Impressions And Comments) 上說：『藝術的表現，單靠明白是不成什麼東西的。』他又說：『要明白，要明白，可是不要太明白。』這實在是我們很好的教訓。近年國內的詩人是比芝蔴還多了，而且據說已經有了「詩壇」，而且新詩已經「入了軌」。究竟

這已經「入了軌」的「詩壇」上的情形怎樣，我這軌外漢也不大了。只眼見湊韻脚的十幾個字拚成一句的所謂「豆腐干」式的新詩的橫行，（老實說，還不如做五言七律，填詞好。）而從前文學革命時代提倡的詩式解放的精神，也已經奄奄一息了。

而且這時代據說已經是革命時代了。於是「打呀」！「殺呀」！「幹呀！」的革命詩又鬧了一夥。我自己知道從前不曾衝過鋒，打過仗，不是一個革命者，現在也犯不着假充一個革命來虎人。所以「種樹集」裏是一首革命詩也沒有的。當然嘍，「種樹集」的詩多數是古廟中做的，關於女人的詩最多。而且其中有一首「幻想」、當我將這詩發表在北京報紙上的時候，胡適之先生曾寫信給我，說「這首詩應該打手心。」但同時有一個不相識的北京大學的女生寫了一封信給我，勸我不要做這樣的詩了，她讀了十分傷

心的。這首「幻想」的價值究竟怎樣。只好待讀者們的評判了。

我病得太久了，從去年重陽病起，已經一年多了。在過去的三個月中。我病在上海鄉下的一個醫院中，因為心裏太寂寞而且悲哀了，所以什麼書也不願意讀。只有一本「聖經」在我的手邊，不時翻閱着。我最愛讀聖經中的「雅歌」，於是不知不覺地做了許多小詩，自己覺得思想與形式全變了，但這些小詩現在是不能刊出來的，因為中國現在正是「法利賽」人得意的時代，且寫下一首，給同好的朋友們看看罷：

風呀，

你不要吹開我的房門，

因為我正躺在牀上

看我的愛人的雙乳。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日。衣萍序於

林肯坊三十二號。

此
页
空
白

枕上隨筆序

小峯兄！

聽說枕上隨筆已經排好，快要出版了，因此，寫幾句話給你，請排在前面，就算是「序」。

兩月來我的肺病好得多了，可是又病頭痛，什麼書也不能看，什麼事也不能做。整天躺在牀上無聊極了，就拿起 *Notes-Book* 來隨便寫幾句，不久，就成了這樣薄薄的一冊枕上隨筆。

拿這樣的草稿來出版，本不是我的本意。當寫這隨筆的時候，

林語堂兄曾鼓勵過我，我本想等到我的頭痛好了之後，把稿子整理一番。做世說新語體，記載許多師友的丰采議論，並請語堂兄爲之序。——世間太寂寞了，但想到寂寞的世間還有許多我所敬愛的師友，也就感覺得人生之可戀。可惜我的頭痛到現在還沒有好。而病中的心情惡劣，所感到的醜惡的可厭可笑的人生也太多。在我的筆下的痕跡也就太雜了。所謂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來，誠爲不朽之大業，而在愚拙之我看來，在資本主義之下，一切的著作，無非皆是商品而已。商品有優劣粗細之分，枕上隨筆誠然是一冊粗劣而且淺薄的商品呵，在這粗劣的商品裏面，可以看見我的幾個師友們的議論丰采，和世界各方面的人生。因爲我是久病而且太寂寞了呵。在我自己覺得我的枕上隨筆比情書一束還有趣味：而且，讀我的枕上隨筆的人，也許比讀我的情書一束的人還要多罷。

衣 澤

正月二十七日早

一九二九

於上海●

此
页
空
白

談談「文藝茶話」

我們十幾個朋友，在煩囂的上海灘，舉行文藝茶話，已經第七次了。我們的文藝茶話，沒有一定的會所，沒有很多的費用，有時在會員的家裏，大多數的時間還是在這裏那裏的花園，酒店，咖啡館（有趣的華林先生譯作「佳妃館」）裏。我們沒有一定的儀式，用不着對誰靜默三分鐘或五分鐘；我們也沒有一定的信條，任你是古典主義也罷，浪漫或自然主義也罷，什麼什麼主義者都罷，只要你愛好文藝，總是來者不拒的。

這樣的純粹的自由的文藝茶話，當然也是古已有之。我們想到王逸少的蘭亭雅集，或是李太白的春夜宴桃李園；或是英國約翰生（Johnson）時代的才子們所組織在倫敦的文學會（Literary Club），或是法國的沙龍，那是有漂亮的女人們在座的。那都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雖然我們這裏沒有王逸少與李太白或約翰生，更可惜的是漂亮的女人也太少。

文藝茶話並不是專爲了狼吞虎嚥，海上有所「狼虎會」，聽說是專門爲了吃的。吃飯幾十碗，喝酒幾十斤，那都是英雄們的勾當。我們慚愧沒有那樣的能力。在斜陽西下的當兒，或者是在明月和清風底下，我們喝一兩杯茶，嘗幾片點心，有的人說一兩個故事，有的人說幾件笑話，有的人繪一兩幅漫畫，我們不必正襟危坐地談文藝，那是大學教授們的好本領，我們的文藝空氣，流露於不知不覺

的談笑中，正如行雲流水，動靜自如。我們都是一些忙人，是思想的勞動者，有職業的。我們平常的生活總太乾燥太機械了。只有文藝茶話能給予我們舒適，安樂，快心。牠是一種高尚而有裨於智識或感情的消遣。

有的人說話比作文好，有的人作文比說話好，有的人繪畫比作文說話都好，那都沒有關係，因為說話和作文和繪畫都是表現（Expression）。都是表個人的思想和感情的最好方法。我們要口裏的文藝茶話有點成績，所以我們刊行這個小小的文藝茶話，這是我們同人的自由表現的唯一場所，——不，我們也希望引起全國或全世界的文藝朋友的注意，接受或領悟我們的一些自由表現的文藝趣味。我們是歡喜而且感謝的。

此
页
空
白

我的一個小小希望

我是一個沒有什麼嗜好的人。煙，酒，我都不會。但我也有一個最大的嗜好，這便是，我很希望，在一九三三年，我能寫出我的自傳，「我的半生」。

意莎德娜，鄧肯是一個大舞蹈家，大藝術家，大理想家。她的自傳 *MyLife* 實在是部了不得的作品。但她當時曾感嘆沒有一個沉靜地方，供她思想，只匆匆在喧囂的旅館中用打字機打成。是的，我也覺得自己太無聊了，整天會無聊的客人，談無聊的閒天，真想

什麼時候跑到鄉下去，只要一年，不，就是半年兩個月也好，讓我靜靜地寫一些文章，明知寫不出什麼好東西，但自己也可滿足了。我在上海迷戀什麼呢？

我的朋友鄭秉璧君曾笑我，一個剛過了卅歲的人，就預備寫自傳了。是的，也許可笑。

但我自己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庸人。如果我有勇氣，我一定去殺人。如果我沒有勇氣，我也可自殺。我真倦於我的平凡生活了。我期待些什麼呢？應該過去的讓他過去罷，我期望的是一種新的生活。爲了紀念過去，我想留下一些灰色的痕跡。

陳公博先生曾告訴我，他想寫一篇自傳叫做四十自傳，後來又告訴我，自傳不能寫了，第一，是政治上的秘密，不能寫，第二，是年青時的戀愛，不敢寫。但我却是一個沒有顧忌的人。人的一生，

就是一篇小說。誰能夠大胆的，沒有諱飾地寫出，便是絕妙的小說了。雖然，爲了生活的紛亂和貧困，我知道我的文章一定寫不好。

我是一個沒有嗜好的人，但我也有一件絕大的嗜好。朋友，這嗜好是什麼？你懂得便罷，不懂，請期待讀我寫成的新作。

此
页
空
白

救國的各派

國難嚴重了，榆關失守了，平津危急了，於是在朝，在野，各黨，各派，詩人，文豪，同起大嚷：「救國！救國！」

在朝的說：「長期抵抗，武裝和平！救國！救國！」

在野的說：「飛機救國！跳舞救國！遊藝救國！募捐救國！」

各黨各派同聲說：

「上台救國！做官救國！擁護救國！打倒救國！」

詩人來了，張開嘴，摸摸鬍子，大呼：「戀愛救國！戀愛就是

生命！沒有戀愛，沒有國家，沒有戀愛，沒有人生！戀愛救國，戀愛萬歲！

文豪樂了。看了冬天的梅花，春天的桃花，秋天的菊花，高聲地說：

「文藝救國！沒有文藝，沒有人生，亡人國家，先亡文藝。文藝救國萬歲」。

嗚呼！救國之人愈多，而中國真亡！榆關失了，天津危急了。救國之聲盈天下，而中國真亡！嗚呼！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中國真亡，是無「地理」！上下五千年，橫縱九萬里，真正救國之人，爾在何處？

得磚誌喜

一個朋友拿了一塊古磚，要賣給我，我仔細一看，上面有一吳鳳凰三年」的字樣，這使我異常歡喜，就以二十番的代價，買來供在桌上了。

我記得苦雨齋老人也有一塊磚，好像也是鳳凰磚。老人珍重地把那塊鳳凰磚，供在書桌旁的書架上。我望着自己書桌上的鳳凰磚，想着苦雨齋老人，又想到三國時碧眼兒的英風，公瑾的風流，二喬的秀美，那時的磚也攙以銅鐵等物的。所以鳳凰磚真是扣

之作金石聲。值此舊歷窮年，自己還能買塊小磚過年，總算十分可喜的了。

是的，我算是沒有奢望的人。一年來，個人在上海灘上，總算受盡謠言的箭鏃了。自己摸摸自己的週身的肉皮，似乎不曾受那些惡毒的箭鏃動傷分毫。不，我更能耐得痛苦了。我將用這鳳凰磚當作硯池，安靜而客觀的寫出各方面卑劣的人生。生活於藝術中似乎比生活於謠言中好些。但我也怕謠言，我將正視這在人間施放空氣的流毒的小丑。

前天伊凡來看我，庚白也在座。庚白誦他的新詩。

衣萍隨筆曙天書，

愛玩高柔水不如。

庚白還有兩句譏刺我的詩，我不寫了。但我要告訴庚白，「東

施嫗母」，不會敲進我的心房的，庚白相信嗎？

伊凡搬進沒有陽光的屋裏以後，文章做得更好了。捧與恭維並不能造成詩人與作家。只有埋頭用功，在冷靜裏看出人生的卑劣與可怕，他能永久探得人生的神秘。「駱駝，豬，耗子，」那是伊凡在冷靜裏觀察人生的結果。

然而，白衣總是一個努力的青年。伊凡的話，當是另為他人，有感而發的。

就讓耗子佔據了宇宙的空間也罷，我們還得努力寫我們的文章。而况一千六百年前的古磚，冷靜地監視着我。好的，我一定不辜負你這蒼老而剛直的古磚。

作「得磚誌喜」。

此
页
空
白

秋冬的信

1. 「歲歲重陽苦病累」

我的妹妹：

從莫干山回來了之後，我的身體很好。在西湖遊玩了十多天，看了錢塘江的潮水，回來已是草黃葉落，節屆重陽。在山上住了幾月，整日伴竹看雲，作文吟詩，真是清閒已極。一旦回到人海茫茫，車馬如雲的上海，頗覺頭暈目眩，精神疲憊。我本想遷家西

湖，結廬於葛嶺之下，念佛吟詩，養病打拳，再享幾月清福。無奈「孔方兄」不從人願，只好於上海灘頭，租下樓房一間，呼吸都市濁氣，再度苦悶生涯。金錢真是一個惡魔，牠打碎了人間一切幻想，撕破了人間一切美夢，癡男怨女，白叟黃童，天下多少有心人，那一個能逃出惡毒的金錢的爪牙。我的妹妹！你記得我從前告訴你我做的對句麼？

等身著作；

兩袖清風。

我的妹妹！你看我何等可憐而且何等驕傲！

南來四年，沒有一年不病。現在，我的醫生顧壽白先生說我的

肺部已無問題。只願上帝佑我，從此康健起來，讓我完成我理想中的幾部著作。

我的妹妹！重陽日本想到郊外看你。因為你來信說起你們的新校舍，「那裏有着青青的草場，平坦的大地，悠悠的樹林，搖曳着紅色的洋房。」團團的白雲隨風飛舞在無阻無礙的天際」。我看到你的信真是喜極欲躍。只恨我老了，病了，不能同你同桌共硯，同度學生生涯。我的妹妹！說來真有些迷信！我的病是一九二七年重陽起的。從此每年重陽，總有點不適。今年總算好多了。可是重陽日又傷風咳嗽，因此不能前來。但這些日子我總夢着你。說起來也好笑。但我決無一些邪心。孔子說得好：「思毋邪」。請你任我刻骨的思也罷。

病中填了一首蝶戀花，寄呈一笑。

十里紅塵無着處，

秋到江南，

老盡江南樹。

歲歲重陽苦病累，

看花總被重陽誤。

孤傲心情誰共語？

獨看白雲，

懶與俗人住。

夜夜夢魂何處去？

梵王渡畔行人路。

我的妹妹，你看我這首詩做得怎樣？曙天很賞鑑我的「秋到江南，老盡江南樹」二句，你以為怎樣？

兄

衣萍

一九三〇年重陽後二日

2. 「風吹落葉池中去」

我的妹妹：

謝謝你的記掛，我的咳嗽已好。現在我每天一早就到虹口公園去。這公園是在北四川路底，不知你去過沒有？上海是一個熱鬧的地方，電影院，跳舞廳，那一口不是人山人海？我到上海四年，還不曾看過一次電影。雖然是爲了生病，但美國影片好的却是很少。我只喜歡卓別靈 (Charlie Chaplin)，這因爲旁的明星只是一個機械，而卓氏却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寫到這裏，忽然想起美國 Michael

Gold 新著的 *Charlie Chaplin's Parade*，那一冊以卓氏爲中心的故事，是一冊極有趣味的小孩讀物。可以說是同潘彼得 (*Peter Pan*) 和愛麗士漫遊記 (*Alice in Wonderland*) 一樣有價值，有趣味。我的妹妹！你是一個小孩子，我想去買一冊送給你。）

中國的影片我也看過一次，那簡直叫人作嘔。中國人不會笑，不會說話，不會滑稽，甚且不會動作。我曾見中國影片上一個女明星拿了一塊手帕同強盜交手，而那強盜——手中有刀的強盜竟打輸了。手帕的能力真不小，是一件什麼法寶！中國影片正有待於有理想有智識的人去創造。我的朋友白薇女士也說想去演電影，琳麗的作者要去演電影，也許可以演得好！可惜她多病而且貧窮，所以終於是一個幻想。跳舞我雖然不會，却有點喜歡。劉廷芳先生曾說過一句有意義的笑話，說是：「中國的女學生跳而不舞，梅蘭芳舞而

不跳」。是的，中國女人跳舞能跳得好的確是很少。美的舞蹈是需
要顫動的，而且要有曲線。中國女人多數太呆板了。聽說那死去的
有名的 Anna Duncan 曾到過上海，可惜我沒有福氣看見。我在上海的
唯一的誤樂是逛虹口公園。虹口公園只是一片草地，幾根矮樹，可
愛的是那青青一碧的水池，我每次坐在水池邊的亭內，對着綠水凝
思：有時心若太空浮雲，飄渺無際，有時心若秋風夜雨，愁思叢
來，我本生來帶些 *Sentimental*，這也沒有法子。昨天，我一早去
玩，草枯葉落，病骨支離，憶蔣鹿潭詞句云：「此身渾似病枯桐，
只道一枝一葉怕秋風」。我的妹妹！我雖然久病，仍是不能忘情。
我常想一領袈裟，了却此生，雖然寂寞，却也乾脆解脫，但我却不
能這樣。我好像着蠶作繭，到死方休。我相信人生只是一團糾纏。
我情願在糾纏中找苦，不情願在解脫中尋樂。蘇曼殊的放浪，李叔

同的苦行，雖可欽佩，却非所願。我在池旁亭中，低首思維，信口填了一首小詞：

菩薩蠻（公園池旁小坐）

風吹落葉池中。

無聊人在無人處。

往事怕回頭，

回頭總是愁。

人愁天不管，

花落也由他。

憔悴爲情多，

情多可奈何？

這詞太寒酸了！不是好現象！但我以為文學第一要自然，不能「矯揉造作」。無病呻吟固不對，強作壯語也一樣不取。海上叫囂聲浪很高的普羅文學，在原理上固無可反對。但像王獨清那樣頹廢的詩人，忽然也吟起十月革命的詩歌，總覺得令人好笑。那些坐在咖啡館中去獲得普羅意識的一流人更不必談了。寫多手酸，就此擱筆。

我的妹妹！願你平安。

兄
衣萍上 一九三〇年一月二日。

3. 「看山鎮日不曾閑」

我的妹妹：

這些日子我真想莫干山，要不是爲了怕冷，我真想再住到莫干山去。我的妹妹，記得我在莫干山的時候，你寫信要我告訴你一些莫干山的風景，可惜我那時正趕着一部作文講話，上半年寫幾頁書，午後睡覺，傍晚看山，並沒有將山中景物告訴你。莫干山的特色，第一是竹，第二是水。遍山竹綠，處處泉清，令人心快神怡。我是一個山之子。「新安山水甲天下」，徽州有名的黃山，雖然足跡還沒有到過。但以我家門前可望的七孤山和遙遙岩而論，雄偉峻奇，實有過於莫干山。只可惜故鄉交通不便，我無能將家中好景示人。我曾於七年之前遊過泰山，覺泰山的好處在於古跡和松樹。山中轎夫和道士，指點某處爲秦始皇的沒字碑，某處爲仲尼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處，五大夫松的雄奇，石上寫經的精緻，蒼茫古跡，疑是疑非，令人幽然起弔古之思。我是不贊成對於古跡加以精密的考據

的，我以爲古跡的好處，在於神秘的令人起懷古之思，要追根問蒂地去推敲，實在是俗物的行爲。英人 Gilbert Chesterton 說得好：a thinker must not only be able to think things, but to unthink them。對於名古跡，可以賞鑑，可以憑弔，只是不要考據，還是「不想」(unthink them)好。我的妹妹，這也許是我的東方頭腦在作怪。莫干山相傳是干將莫邪鑄劍之所。一條清水，憑谷直流，說是古人鑄劍之處，有個鹽商在那石壁上刻了幾個俗字，實在令人作嘔。莫干山的壞處是全山尋不出一首好詩，尋不出一個好字，只幾處洋房掩映於綠竹之間，莫干山只是一個歐化美人，缺乏「書卷氣」和「古香古色」。但早上看白雲似棉絮地鋪在山脚田裏，傍晚看夕陽西下。遍山映作紅色，也有奇趣。我的妹妹，昨天，我寫了一首詞，追記夏間莫干山獨步夕陽下看山的奇景。詞雖不好，也不妨寫出給你一看。

浪淘沙

獨步白雲間，
遊思漫漫，
看山鎮日不曾閑。
知道青山也有意，
紅了蒼顏。

遠道憶幽歡，
見也都難！
春雲秋夢早消殘。

還有那人忘不得，

倚遍欄干。

我的妹妹！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我愛冷靜，也愛熱鬧；愛閒逸，也愛刺激。我以為人類需要快樂，也需要苦痛；需要和平，也需要鬭爭。要不是爲了養病，我是決不會跑到峯高貳千丈的莫干山上去的。但莫干山是冷靜的，我的心却同平常一樣的熱烈。我的妹妹！我一生受女人的影響很大。我的母親教我耐苦，我的祖母教給我勞動，我的曙天教給我溫良禮讓。我的女朋友中黃翠教我知道愛，秀芳教我知道恨，小湯教我知道肉的溫柔，小方教我知道靈的神秘。「還有那人忘不得」，那人是誰呢？我的妹妹，我不說了，讓你在悶葫蘆裏猜猜也好的。

在熱鬧的都市我只想深山是好的。但在山中住慣了也許想要跑到都市來了呢。人生永遠是這樣矛盾的呵！

兄
衣萍上 一九三〇年拾一月九。

4. 「故園山水好」

我的妹妹：

這些日子我又不很好。天氣冷，懶得出門，在房中關久了，時常覺得腰痛背酸。我的妹妹，你來信說要我到你的學校裏來，等着鴻送行，我是很想來的。鴻走了，你一個人當覺得寂寞了吧。我的妹妹，鴻是很可愛的，她有着緋紅的雙頰，健康的身體，溫柔而慈悲的心。我的妹妹，我想起鴻對我說的：「爲了我們，是很想先生能多創作，爲了先生，是很想先生能多休養。」這幾句話很使我感

動。是呀，只要身體好，創作是不成問題的。人生第一是健康，第二是健康，第三還是健康。四年以來，我吃了身體的虧真不小呢。

爲了鴻的回家，打斷了我離家的心了。我的妹妹，你一週後也是要走了的。我已經十年不回家了，曙離家也已經四載。天涯蕩子，怕說回家，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哪！

我的妹妹，我的家是在萬山叢中。我家的前面，可望見一座山，叫做七孤山，七個峯頭並立，好像筆架似的。七孤山，又名七姑山，有人說，山上住了七姑仙女。在很久很久以前，曾陸續有人到山上去過，但去的人一個個都沒有回來的。到那裏去了呢？村人說：都給七姑仙女捉去了。捉去幹什麼呢？有的說，是捉去活活的吃掉了。有的說，男的捉去成親了，女的捉去當丫頭。所以我們村

中的人，無論男，女，老，少對於七孤山的感情都不很好。七孤山離我家約七八里，我時常站在我家的門前，遙望那突兀奇拔的七個高峯。到了秋天，山頭就有積雪了，黛色的山尖，戴着白色的帽子，很是美麗。離我家最近的山，叫做千山，這千山，看去活像一個羅漢形，前面突出一個圓阜，我們叫做羅漢的肚子。但我對於千山的感情很不好，因為我七歲那年跟了一個女孩到千山去玩，失足跌傷了，現在唇下還留着一個小小傷痕。（這段故事我曾記載在倚枕日記中，現在想抽出發表，題目是：我的傷痕）。我家的西邊山下，有一個石洞，洞口爲圓形，我幼時會同小朋友走進洞去玩，愈走愈遠，漆黑黑地看不見了，只好跑了出來。據說那洞有五里遠，我們叫他五里龍洞。究竟有龍住過與否，我們不知道，也不會考據過。我們村裏只有一百多人家，務農的居多。熙熙攘攘，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世界怎樣，國家怎樣，他們都不管，也無暇管。（但是上帝知道，現在，我村裏也有人去貼「打倒什麼什麼」的標語了！）小溪環繞着我們的村流着，溪水如鏡，游魚可數。我的妹妹我的家鄉的風景真好，我幼時常唱着一首歌，「大好山川圖畫間」。我的可愛的故鄉，我離開他十幾年了。本來是爲了找求真理而離開家鄉的。直到現在，我所有的只是一個虛空飄渺的心，真理是什麼，我還不知道。而我已經弄得一身是病了。我的朋友魯迅先生曾說：「真理是一雙鞋，每個人都可找着他適合愛穿的鞋子。」我的妹妹，我的鞋子在那裏呢？我到如今還是赤着足奔走啦！

我的妹妹，我真有點久客思家了。前天下午，填了一首臨江仙，現在抄給你看：

驀地西風吹樹老，
菊花看到梅花。

病中何事苦憶家？

故園山水好，

壯志付烟霞。

十載飢寒歸未得，

負心深愧啼鴉。

夕陽無語冷窗紗。

病來憔悴甚，

倚枕試新茶。

我的妹妹，寒假已屆，你一週後也要回家了。你們山陰道上的山水也是天下聞名的呀！望你走以前能來玩一次。

兄
萍上 一九三拾年十一月二十

此
页
空
白

寄曙天

(一)

曙，

小狗從你走後，寂寞的什麼似的。牠找你不着，於是對着我『汪汪』地叫。下半年，那隻討厭的老黃狗又來找牠了，在草地和牠打了好幾個滾。我看得討厭，於是拿起石頭來打牠，但是，我又悔了呀。耶穌說得好：『誰是沒有罪的呢？』我看見那黃狗躲過了

石頭，在草地上四腳四手地抓，真是『狼抓地氈』，我懶得管這無聊的戀愛，於是回到房裏來睡了。

晚上，小狗只是不肯睡，在月光地上拚命地吠。把醫生也吠得討厭了，起來趕牠。我覺得過意不去，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關牠到房裏來了。醫生還笑說：「這狗只聽密塞斯章的話，不聽密斯忒章的話呢」。

因為小狗一鬧，晚上又睡不大好。躺在牀上聽見清風從海邊吹來，女人們的抑揚婉轉的歌聲，只是睡不着。這時只想你在旁邊是好的。蚊子也跑到帳裏來搗亂了，我趕蚊子不走，氣極了咧。因為有了好伴侶的緣故，三四年來，不曾自己趕走過蚊子，連趕蚊子的能力也沒有了。

我又望你早點來。又望你在上海把學校幫忙辦好，真是，怎樣

好呢？

你的衣萍 一九二九，七，十四。

(二)

曙，昨夜還是不能睡。其原因，自然是記掛着。不知道你的錢弄着沒有。我是窮人，偏偏生了這樣的富貴病，真是如何得了呀！

外面風聲浪聲，擾得人不能安睡。我因此想到自殺，覺得這樣多病的身體，趁人不知鬼不覺的深夜，向海裏一跳，不是萬事皆休了麼！可是自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又覺得姑姑說得好：「我不贊成自殺！我們爲什麼要自殺呢？我們應該殺人，我們應該讓社會來殺我們」。

在枕上，想起 Robert Graves 的「一首詩，題目是：『不要恨，不

要怕」(Hate not, fear not)原詩如下：

Kill if you must, but never hate; man is but grass and hate is blight,
The Sun will scorch you soon or late, Die Wholesome then, since you
must fight.

Fever and fear distract the world, but calm be you though madmen shout;
Through blazing fires battle hurled, Hate not, Strike, fear not, spare
Death out!

曙，我在枕上反復念着 Robert Graves 的詩，心兒不覺鼓舞起來了。我又想起鐵民告我，周白棣君有一次跑到萬牲園的水邊想自殺，到了水邊，忽然記起諸葛亮的出師表來，於是默默地背誦着，

誦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便昂然地離開水邊，走出園來了。
是呀！好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這正是我們青年的模範。

我覺得社會上雖然使我厭惡的人們極多，但也有不少愛我的青年男女，這兩年，我接到許多不相識的青年男女寫信問我的病，關心我的著作，可憐我因為老是生病不曾一一答覆他們。

曙，我只望我的病漸漸好起來吧。我希望能寫成我計畫中的幾部書，供愛讀的人們的一笑或一哭。

曙，我今天很早便醒了，我想你呢。我把溫柔的被擁在身邊，算是擁抱着你了。我把身體躲在溫柔的被裏，覺得有無限的舒服呢。

望你快來！

(III)

親愛的曙天：

細雨送着你孤獨地回去，我站在細雨中送你，直看到你的「桃色的衣裳」消失在朦朧的細雨中的時候，這纔悵然惘然地回到醫院來。

『我的愛人呀，請你耐着心，關上門，等到這可厭的疾病的過去。等到上帝赦免了我的罪的時候』。我的心裏的祈禱只有我自己知道罷了。Karl Marx 說過：『宗教是人們的鴉片』。(Religion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我想，像我這樣久病心弱的人，鴉片的確是最好的安眠劑了。所以回到牀上來我就熟睡了片時，因為上帝有靈，我

相信，必不忍使我的苦命的人兒這樣長久在細雨中跋涉着的。

午後，G醫生替我查了一次身體，並且拉着我的手要我跑，我愛的，我當然跑不動呀！但是，G醫生說，一月後，他保管我會跑，而且跑得很快呢。

我現在担心着的，就是你的臉比從前更瘦了。我愛的，耶穌說得好：『人若是賺了全世界而失了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我望你珍重着你的身體，爲了我的緣故，也爲了你自己；爲了我倆前途的幸福和快樂，我是無論如何要把我的病和你的病一同醫好的。上帝助我，我應該這樣做！

鬍子刮過了，漂亮得多了呢。來，愛的，接吻吧，沒有討厭的鬍子會惱着你。

鄉下房子有，據刮臉的說。我望你過一二日來瞧一次。

姑姑來過沒有？我望你晚上睡得甜美，旁的沒有什麼可說了。

你的衣萍

一九二九，八，十一日。

東城舊侶

寄湖上飄泊的C——

這是一個暴風雨過去了的秋晚，星星大約還沒有消息吧，我坐在這古廟的西院的一間小房裏寫信給你，在湖上飄泊的你。C，我們不會見面，已經四個整年了；提起你，我便想起東城，那永遠不能忘記的鬥雞坑的浪漫生涯。在那裏，我們會儘情地驕傲，我們會狂放地自由，我們會藐視世間一切的卑鄙的人類和虛偽的真理。你

和我每晚共睡在幾塊木板拚成的小床上，抵足談天，常常澈夜不睡。時而強顏歡笑，時而高歌當哭。有時談得倦了，你便坐起身來，高彈着你心愛的伴侶琵琶。我說，「夜深了，彈什麼呢？」你說，「我在這裏彈着琵琶接太陽」。「太陽麼？還早吧」。我知道你的心中正充滿了悲哀，便也不肯用些不入耳之言來勸你。O，當我到北京的那一年，你的父親似乎剛去世吧。你對於你的父親平時的主張很不合；你告訴我，你會寫信否認過他是父親的。但當你的父親的死耗傳來以後，你的沉痛和悲哀，似乎比那些自稱孝子的人還深萬倍。你爲了反對你的父親，脫離家庭，會受了無數的羣衆的痛恨與唾罵。羣衆用了種種的手段與方法壓迫你，陷害你，以爲你是萬惡不赦的人。但是，你的一腔熱淚，只有你自己和我懂得吧。我在沒有來京以前，和你是沒有見過面的，雖然我們也不斷地通着

信，雖然我們的家相隔不過五六里。C，想不到我們沒有見面便成了知己。那一年的秋天，我從家裏來京，到金陵便把家裏帶來的幾十元盤費用完了。我困居在一個鼓樓下的客寓裏，每天悶吃悶睡，一連住了兩月，看看秋盡冬來，箱裏的幾件破衣已當完了，公寓裏老板的臉孔也一天天地獯惡起來。那時叫我來京的是H先生，可是我不願意把我的潦倒生涯給H先生知道。金陵雖然也有幾個舊同學，但彼此都是一般窮困，誰又能向誰借得一文錢呢！冬風一天天的嚴厲起來，可憐我的身上只有一件夾衫。天氣晴明的日子，我還能獨自踱到荒郊逛逛，對着白雲和清風聊話我的心中煩惱情形；要是不幸而逢着天氣陰鬱，狂風怒號的日子，我便只能擁着薄被，躺在床。上。C，那時殷殷寫信給我的是你，因為你在北京，也很誠懇地希望我來。但同時你也老實告訴我，你們自己開的飯館已經關門

了，你自己的生活也發生了問題。幸而你還得着你一個朋友的幫助，可以做點文章賣錢度日。C，我本不敢將我的窮困情形告訴你，但後來想想，除却你又沒有可以告訴的地方，我終於忍痛將我的情形快函告你。你接着我的信，果然着急萬分，你從朋友那裏借來二十元給我做盤費，又知道我身上沒有衣服，便把你自己穿的大衣也寄給我。我們那時還是一個沒有見面的朋友，我接着你的大衣和錢，感激和同情之淚竟忍不住流了半天。次日我便動身到北京來了，火車到京城的一晚，月光似乎正照着積雪吧，我穿着你的大衣坐着洋車好不容易找到門雞坑一個荒僻而冷落的死胡同裏。我叩門，C，你拿着洋燈親自跑出來接我，當我握着你的手對着你的微笑的臉龐的時節，我的心中竟不知是甜是苦，悲歡交集，有話也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從此便同度那門雞坑裏的浪漫生涯。我們的性情，雖

然也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驕傲和狂放，大約也是一樣吧。記得有一次，你告訴我：「驕傲是做人的最好法子」。那時常到我們這裏來的是鐘鼓寺的Y君，Y君是一個有名的瘋子。我們在月光地上，喝着酒，拍着桌，罵世界，罵社會，罵人類，罵家庭，罵一切的無聊道德和法律。但是，C，你還記得麼？有一晚，罵到家庭，Y忽然嗚咽起來，因為Y的家庭，似乎有難言的隱病似的。C，你那時也忽然悒悒不歡。你大約是想你剛去世的父親吧。我們是從來不肯互相安慰的。我們是一般的情痴。有淚便儘情地哭，有樂便儘情地笑呵！

但是，C，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終於給那H先生說中了，他說，「你們這一班小名士，餓也會把你們餓死了！」C，我們的狂放和驕傲竟敵不了那萬惡的經濟制度的壓迫。鬥雞坑的生涯，竟一

天天地黯淡起來。我們親自燒爐，親自買菜，親自煮飯。這樣的生
活維持了不知幾個月，而米舖子裏已經來討米賬了，煤舖子已經來
討煤賬了，一月數元的房租也竟無力擔負。C，在這樣醜惡的世
界，我們要做那自由而美麗的理想的好夢是沒有不失敗的。理想，
理想永遠是天際的微霞，是地上的曇花，牠只能存在人們的腦裏而
不能實現在人們的身邊。古代最偉大的理想家不是給人們釘死，磔
死，就是給人們哭死罵死的。何況我們呢？渺小而怯弱的我們呵！
就是受點饑寒，壓迫，虐待，惡評，原是活該！

C，從那時起，你我便遷居在隣近胡同的一個小公寓裏。大約
是受了刺激的緣故罷？你我都不自覺的成了頑固的唯物主義者。記
得有一天，Y來問我，「青年所需要的究竟是什麼？」我說，「大
約不過金錢和女子而已。」Y很生氣，但一時也沒有話可以回答

我。我們那時對於這萬惡的眼前世界，既然十分厭惡，又免不了十分執着。那時 Y 曾提倡飄渺虛無的「大破壞主義」，他自己掛起了「新英雄」的招牌。他反對我們談戀說愛，（可憐！我們的 Y 後來竟以單戀喪命！這一筆糊塗賬真是從何說起！）他說，「破壞好像造路，假如前面有牆擋住了，最好是將這阻碍的牆一齊推平。阻碍前進的牆不推平，我們也不必提倡造路。」他又說，「中國的社會糟極了，沒有澈底的破壞不必談到建設。」C，你是否還記得，一班小朋友，在公寓裏弄硫磺的故事麼？是提倡破壞而到提倡結社談文學，從弄硫磺而變到弄歪，C，我們實在已經成爲無用的懦夫而不自知了。後來你又因爲戀愛而生了兒子，你既做了父親，於是又不得不另租房子分居，而且你的負擔一天重似一天，你便不得不離開北京而東西奔走。我們從此便一別四年。在這四年間我們失去了我

們的Y，可憐一位提倡破壞的新英雄竟因為戀愛而與草木同腐！C，我聽說你一困於金陵，再阨於長沙，莽莽天涯，似乎竟沒有你立足之地。因為你刻骨地厭惡羣衆，所以羣衆也刻骨地厭惡你。最後你只携着你的愛人而回到萬山叢中的故鄉。故鄉，那裏有美麗的青山，那裏有清澈的綠水，那裏多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勞動人民。我以為你回到那樣勞動的社會裏，大約也可以暫時安心了吧。但是，C，我在從滬上寄來的一本故鄉朋友們辦的小雜誌上，看見你攻擊鄉間的紳士和老頑固的文章，知道你到了那裏又厭惡那裏了。C，我總相信，堅執地相信，這世界是錯了的，而且你總可以站在不錯的一邊。因為世界是虛偽，而你是真實；世界是敷衍，而你是澈底。無論你有怎樣的罪惡，缺點，如社會上無數的「羣鬼」所攻擊你的所說；但是你的真實和澈底，足以使你的罪惡

和缺點完全消滅：如浮雲的消滅在熱的太陽光底下一樣！

C，昨夜，這真是夢想不到的，我接着你的來信，知道你已經從家鄉到了杭州了，你現在湖上飄泊。你說你要到北京來，你說來到北京就餓死也甘心的。C，我不懂得，你爲什麼愛這樣破爛，臭腐，荒涼的北京城！但是我記得一個新交的朋友K曾對我說，「我愛北京，因爲北京能找着幾個可談的朋友。」C，我想你也許爲了你的幾個朋友而到北京來的。但是，我真有點怕見你，C，因爲別來四年，你的鬥鷄坑裏的老朋友已經憔悴而且蒼老得不堪了，你見面時一定要很驚怪，也許竟至「相逢不相識」。這遙遙闊別的四年中，我已經越過墮落的深淵，洩出愛戀的恨海，從穿了誘惑和恐怖之衣的惡魔的手中解放出來了，雖然我的身上還存在着許多世間的不幸的傷痕。我是從黑暗之城裏久居的人，我已經不怕黑暗了。因

爲我相信，無論晚上怎樣有星星和月光，日間怎樣有紅霞和太陽，但在這寂寞的人間，在這不進步的社會，永遠是一般的黑暗，無論是午夜或是早晨。我對於人生熱烈地執着的，我愛人間的聲，色，香，味，雖然我對於狡猾而無恥的鬼們穿着紳士之衣在人間的城內奔走，有時也十分慨然。反抗是怎樣無力呵！C，我現在的無聊的希望，只希望也找着幾個狂放而驕傲的流氓朋友，在月亮地上再恢復從前在鬥雞坑的喝酒謾罵的生涯，聊以解解心中的積憤。來吧，快來吧，可愛的浪漫的C！餓死原是我輩分內事，而且我輩餓死也最好是死在一起！

衣萍

暴風雨過去的晚上

呼冤

半農先生：

先生榮任副刊編輯，小弟不來道賀，却來呼冤，真時喪心病狂。但是這個年頭，唉，這個年頭，誰的心頭沒有幾分冤枉？別的不說，也不敢說。因為先生辦副刊，而又不我遺棄的向我要稿子，爲了投稿的問題，眼見不平已久，牢騷積到萬分，姑且借光貴刊，一吐爲快。登載與否，悉聽尊便；倘有錯字，務望改正。

我想社會上的刊物，大概可分兩種：一種是不歡迎投稿的，如

語絲週刊，乃是同人雜誌。一種是歡迎投稿的，日報副刊，普通雜誌，肯出金錢買稿的，乃是公開的刊物。關於同人雜誌，我覺得無話可說。因為是同人的發表演論機關，「自己的文章就是狗屁也要登」，外來的文章不好請你等一等。我現在要說的，那是普通刊物，歡迎投稿的。

我是足跡沒有出過國門的，別國的情形我不知道，單就中國而說，我覺得普通掛着「歡迎投稿」的招牌的雜誌或副刊，可依編輯先生的心理，而把投稿者分做四等。第一等可稱之曰「元老投稿者」，這些投稿者在社會上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無論東西是好是壞，是鳳毛是狗屁，但在文壇上總有了一個位置。他們的稿子是一寄去就登載，題目是大號字，而且地位自然是在前面第一欄。第二等可稱之曰「親屬投稿者」，這裏面包括的是編輯者的叔叔或伯

伯，哥哥或弟弟，姊姊或妹妹，已婚的太太或未婚的愛人，他們或她們是與編輯者有切膚的關係的，他們或她們的稿子當然也不會擱下，理當提前登載，以示親熱。第三等可稱之曰「投機投稿者」，——這個名詞似乎不通，一時想不出好名詞來，姑且用了再說。

——他們或她們是懂得編輯先生心理的。一篇稿子寄去，外面用的定是紅信封或綠信封，而且稿紙上也不妨洒幾滴香水，或者是信封裏還夾着一兩朵鮮花。明明是男人的稿子，偏用了什麼女子大學和女子師範的信封，或者是取上一個鮮麗婷娜的別號(Pen name)。於是編輯先生，軟坐沙發椅上，掀鬚微笑，而拙稿居然登上。(此節所說，全有實事可以證明，先生若不見信，不妨打個十萬火急的專電給孫伏老問個明白，小弟是從來不會說謊的)。第四等是「無名投稿者」，「無名」却並不是沒有名字，如某生某君，乃是投稿者在

社會上尙無人知，故稱之曰「無名」。此輩投稿者大都是普遍學生，窮困青年，他們創作心熱，發表心健，稿子揮筆即成，寄去是大概不登。我現在要呼冤的，就是爲了這一等人。

先生，你想，做人而做到第四等，受社會上的虐待，不是活該麼？普遍編輯者對於第四等投稿者，以我所知，也可略分爲兩種：一種是「南方的鄭振鐸式」，二種是「北方的孫伏園式」。——對不起，現在姑且請他兩兒做了代表；雖然伏老現在是無「副」可「刊」，逃之夭夭了。鄭振鐸式的辦法，是把第四等投稿者的稿子，堆起來堆起來，捆起來捆起來，在上面批上「不用」兩個大字，於是一切都完了。孫伏園式的辦法，倒算和平些。第四等的稿子，只要有功夫，總得看一遍，遇着以爲可用的，也在上面批上「可用」兩個紅字，不用的便批上「不用」兩個紅字。可惜伏老究

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所以記性究竟也差了些，好多「可用」的稿子，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忽然又擱了下去，也許一擱永無消息。於是伏老在京當了幾年副刊記者，弄得怨聲載道，蜚語叢生

先生，你現在是榮任副刊記者了。你的副刊當然是不拒投稿的。我不知道你將來對於那些第四等的投稿者，當採取何種辦法？還是採取鄭振鐸式的辦法呢？還是採取孫伏園式的辦法呢？我想，現在正是學者們提倡「節育」之年。文章做得不好，最好是永遠不做。否則，鄭鐸振式的辦法，可以算是「溺嬰」，倒也是免得謬種流傳的一個好辦法。文章自有「文豪」在，那許旁人說短長！中國雖然廣大，然而當代代表作者，不是早經文豪們互相選出了麼？爲了中國文壇前途，最好是把一班無名的創作家全壓下去。哈哈，我本來是想替第四等投稿者呼冤的，然而寫到末了，自己也變成一個

鄭振鐸式的信徒，因為我知道藝術應該是「貴族的」，文學應該是「天才的」，作品應該是「水平線上的」。第四等的投稿者，什麼東西！做文章！哼！你也配！

弟衣萍拜上，十五，六，二十九，早。

（附錄）

衣萍先生：

編輯先生壓積稿子，看去像似一件小事，實在却是一件大事，因為無名作者的作品中，也着實可以有得極好的文章（自然也有極壞的），若然一概以不看了之，結果一定要埋沒了不少的人才。我現在是有稿必看，好的不論有名無名，無不趕登；不好的只要是附有郵票的，無不立時退還。最難的乃是一種不好不壞的稿子，立登既有所不能，立退亦有所不忍，只得暫時存

了。

一存，等到稿子缺乏之時湊數。但無論如何，若是等了三四個禮拜而還沒有安插的機會，也就只得退還。我也是個懶人，但有了你的警告，總希望不做到「天怒人怨」的一步。至於看不起無名作者，那是劉復斷斷不敢；試看「小飯店裏」那篇小說，也是個尙未知名作者寄來的，我給他在第一號裏就登了出來

弟劉復。

此
页
空
白

在燈下

伏園兄：

許久不見了。聽說你從妙峯山進香回來，頭上灰綠色的帽已經變爲白色了，朋友們多以爲你所以戴白色的帽，爲的是便於插上紅色的花。但我想你這次同韻剛先生們從妙峯山帶回來的，一定不止幾枝紅色的花罷？妙峯山的觀音，（不是真光劇場所演的「觀音」），定能給了你們許多的神祕，許多的靈感，許多的亂七八糟，許多的「無音的音樂」。聽說「歌謠週刊」也許要出一期「妙峯山專號」，

這是我所聞而欣喜的。但我想你老人家也很久沒有做東西了，——去年你寫了一封長信，說某省的女子是不穿褲子的，結果是給某省人大罵了一頓，罵得一句話也不敢說；假如你現在再寫一篇什麼東西說妙峯山的觀音是不穿褲子的，我想這番決不會再鬧出什麼亂子來罷。觀音手下的猛將，只有金童和玉女二公，此二公都是很美而且溫和的。觀音就是要同你搗亂，派出什麼金童玉女到你的夢中來找你，我想你老一定也極願意和渠們周旋的；將來通起信，打起筆墨官司來，一定又是紅色信封，綠色信紙，香氣襲人地擺在副刊編輯的桌子上。這樣稿子在副刊發表出來，真是我輩三生有幸了，我也許能從寂寞的古廟裏，遠遠地嗅見從天際飛來的妙香。老兄，這豈不很好？我望你的論妙峯山的文章快做罷。

這兩星期以來我真苦極了。小妹妹天天生病。我自己又要教

書，又要做工，又要坐洋車奔走；早上起來，有時還要提着籃子到市場去買魚，買肉，買油，買鹽，買醋。我一個人做教員，做工，做看護，當聽差，真是弄得天昏地黑，一場糊塗。老兄，你知道的，前兩個月，我是天天達爾頓制迷，你們要同我討論琴心女士的真假問題，我便免不了要說到柏克赫司特女士的身上去，結果是做成一篇一萬幾千字的又長又討厭的文章。雖然小峯和你都在那裏恭維我，說那篇文章還可以一讀，其實我自己是在洋文書中東抄西襲，混混而已。中國現在出版的達爾頓制書籍也許可以湊到一打有零，雜誌上的論文更是盈千累百。其實英文書籍討論達爾頓制的並不很多，就我所知，重要的也不過四五種而已。達爾頓的難處不在談而在行，我們關起房門一年也許可以做成幾本洋洋灑灑的達爾頓制的討論集，但我們打開房門，也許十年辦不好一個達爾頓制的學

校！我對於教育，真是外行，外行，又外行。我也想不到，自己要丟下文學，研究教育。但不研究教育，如何吃飯！我自始至終不相信讀書是爲了做人。教員拿教書去混飯，作家拿文章去賣錢，是學者的學問，同商人的商品。正沒有兩樣。我所以要研究教育，正因爲我暫時不能不在教育界混飯。至於我高興起來，有時也胡湊幾句歪詩，寫她一兩封情書，但這種賞心樂事，無所爲而爲的精神，也正同玩水登山，消遣而已。我現在仍歡喜研究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但我已決定此生不敢再想翻譯。一來因爲我沒有盤費跑到歐洲，二來也是我怕來惹罵。我自始至終看不見世界上有什麼藝術之宮，也看不見中國有什麼文壇。從前曾有人要拿着黑旋風般的大斧，站在藝術之宮的門前，不許閒人入內。其實藝術之宮見於何方，築於何時，裏面住了有若干人，我到今天還十分懷疑。但假

如走進藝術之宮的門有如此之難，不幸而竟要嘗大斧的滋味。那我就永遠情願住在古廟，當一輩子的和尚。現在我們的朋友刘丁君又要在中國文壇上來刘臭草了，而且甘人君也同樣的拿起刘刀，到文壇上去努力。我到今天還忘不了，刘丁君和甘人君曾餐我以美味之雞，一鷄之恩，也許竟終身不忘。但我畢竟是戴上眼鏡，看不出中國有什麼文壇，我看見的中國，只是你殺我，我殺他，一個殺場而已。中國的特色是軍人，軍人，軍人，不是什麼東南西北的文學家。文壇不是容易築的，要泥土，要肥料，更要多數的撒種者。但是可憐的中國文壇呵！你的撒種的人在那裏呢？刘刀在中國，實在不如耨耪的重要。我不是故意替「臭草」辯護，「臭草」原應該割。但誰能替我們種下一兩株香草呢？「花」和「月」在世界上，幾乎到處受人歡迎，然而在不幸的中國，「花」和「月」也特別遭

殃。花和月何嘗害了你們，你們自己不會賞鑑花和月，所以硬要把牠們拿下臭溝，任你們的狗屁文學家，隨意塗抹。我雖然愛好文學，但我永遠沒有野心，想在中國老起臉來做什麼文學家。羅志希真不長進，他跑到美國糊糊塗塗地睡了一覺，却遠遠地寫什麼信來談「射他耳」，並且想把吳稚暉先生扯下「泥潭」，陳西滢也站在一旁幫忙，硬要把這個鐵打的吳老頭兒，用火焚化，鑄成臭而且軟的文學家。難得吳老頭兒罵得真好！「文學家賣幾文一斤呢」？我看「猛進」上吳老頭兒的大作，真忍不住哈哈大笑，拍案稱快。有人拿文學評衡家的眼光來評我，說我無論是做詩寫文，總離不開女子，並且風聞還有什麼地方的什麼「郎」，會悄悄地寫信給你，請你不要登我那樣的無聊稿子。我因為存心不做文學家，所以對於任何評衡家的議論，都一概不理。小泉八雲曾說過：The Great prose wr-

iters, outside the esy of history, are nearly all famous as tellers of Love Stories, And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select half a dozen Stanzas of classic verse from Tennyson or Keats or Browning or Shelley or Byron, which do not contain anything about kissing, embracing or longing for some imaginary or real beloved. 但西洋詩人言情說愛則可以，中國則不可以，況且我不是詩人，當然沒有言情說愛的資格。花和月的文學，在中國現在，誠然免不了要受取締，將來也許要定出法令來：「在詩中發見花、月、愛、女，等字者，每字笞二百。」

燈下信筆寫來，已經太長了。本來想正正經經地寫些什麼，却仍然說了一堆玩話收場。小妹妹已經熟睡了，我也應該走了。本想把這封信攔到明早再添上些什麼，但明早又要走到市場去買油，買醋，想添上的也不過一些油醋而已。所以在燈下就把封信發出了，

你此時大約還在洋車上奔走罷！

蕭伯納來滬有感

英國文豪蕭伯納於這嚴寒的天氣到上海來，在上海灘上留了八九小時，又匆匆地走了。上海灘上的大報，小報，大文豪，小文豪，大家都忙着寫文字來介紹蕭伯納。有的喊他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急先鋒」，有的喊他是「和平之神」，有的說他是「最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和鼓吹社會改革者」。余方抱病，不能出門，然對於此七十七歲老翁之來滬，心有所感，不能不說。

我個人認蕭氏爲當代大文學家，大戲劇家，最值得我們崇拜的

是蕭氏的長期奮鬥，老當益壯的精神。我們研究蕭氏的人，知道蕭氏並不曾早歲成名，他二十歲跟了母親至倫敦，我們知道，他早歲的小說和評論，似乎並沒有引起當時人士的注意。他那時的生活，還是依賴母親供養，從三十歲到三十九歲中間的稿費，只拿到幾鎊錢。他的賣文生活的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蕭伯納是受易卜生影響最大的人，他的思想，在他著的「易卜生主義的精華」一書中可以看見。蕭伯納同易卜生一樣，骨子裏是一個健全的個人主義者，雖然他一生打了社會主義的旗幟。他的性格上充滿了矛盾，他壯年即為社會主義奔走演講，他的議論可見「費邊協會講演集」。他的幽默，他的諷刺，處處表演他的反抗舊社會制度的精神。四五十年代的努力，寫了幾十篇戲劇。我們從他的「華倫夫人的職業」，讀到「人與超人」，處處看得出反抗社會改造社會的思想。他同易卜生

一樣，借劇本來宣傳他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思想來改造社會，改造世界。易卜生是只開派索不開藥方的醫生，但蕭伯納與易卜生不同的地方，是蕭氏一個費邊社的信徒，雖然遊俄之後，他的思想也許稍有變遷。但我們看蕭伯納的中心思想是「生命力」(Life force)以「生命力」來改造社會，促進人生。是蕭氏仍舊是易卜生托爾斯泰一流的文學家，並不和馬克斯列寧同路。

在一九二六年蕭氏得諾貝爾獎金，他已經七十歲了。諾貝爾獎金並不能增高蕭氏的榮譽。是的，我們眼前站着這七十七歲的老翁，我們看見他的老當益壯的精神，真使我們這些東方少年慚愧死了。我們的新文學還不過十四五年的歷史。我們的創作家大都是二十歲至四五十歲的年紀。我們的創作家過了四十歲便老氣橫秋了，不，有些人上了三十歲便完了。以如此萎靡柔弱的民族，萎靡

柔弱的文藝界，如何創造得出什麼偉大作品！偉大的文學與藝術需要長期的忍耐與刻苦。寫幾十篇浮淺抄襲的歡迎蕭氏的文章，不如學一點蕭氏長期奮鬥與努力的精神。我們文學界中有誰活到七十七歲還有勇氣遠涉重洋嗎？只這一點老年努力冒險的精神，也夠我們這些東方少年慚愧萬分了！

這是我個人對於歡迎偉大的蕭伯納的一點小感想。

我的自叙傳略

我是一個山之子。生於一九〇〇年的冬天，是我的父親的第一個兒子。

我的故鄉是在安徽省績溪縣的叢山裏。我的家庭是在一座雄壯的高山的底下，晚上可以聽見狼叫的。重重疊疊的青山把一個小鄉村包圍了，並且遮去了早晨和晚上的太陽，使我們的鄉村比較旁的地方容易黑暗，而且，那可怕的巍峨高峯簡直把青天剪去了一半，有從他處嫁到我們村裏的女子，哭着說：「呀，這裏的青天是怎樣

的小哪？」

我家祖上是種田的，祖父是個秀才，父親是個商人，祖母是個農人，家裏也種了幾畝田，都是祖母一個人經營的。

就在那裏小天地的鄉村裏住着，直到八歲，纔跟了父親到百里外的一個小學裏去讀書。因為父親在那裏開店。十二歲那年父親開店折了本，而且還負了很多的債，於是我便不能讀書了，在自己的店裏做了兩年小夥計。十四歲進了一個師範學校，因為那個學校不要學費，而且連飯也可以白吃。在校裏讀了兩年書，又被校長開除了，理由是「思想太新」，其實什麼是新思想，連我自己也不大了，不過那時我的確有點頑皮，不肯服從教師的命令：譬如教師要學生做古文，我却偏要跟着時髦做白話；教師要學生多讀古人的書，而我却偏愛讀今人的書而已。

在故鄉被學校開除掉是不名譽的事，於是我家裏店裏多受了人們的指摘，不能安身。父親沒有法子，從一個農夫的手裏借得五十塊大洋，在大風大雪的寒天，把我送在南京去！那時我已經十七歲了。

在南京，我得了朋友的幫助，在一個學校裏當書記，每天要抄寫一萬多字的講義。晚上便請了一個教師補習英文。一年後，我的職業被旁人擠掉，了無工可作，幾乎乞食。後來幸而得了一個同鄉的幫助，插進一個中學去讀書，次年的夏天便畢了業。

中學校畢業後有什麼事可做呢？而我又開始厭惡那思想古舊的沉悶的南京了，窮居在鼓樓下的小旅館裏，無事可做，便開始做詩，在悶熱的夏天，獨自關在一間不通空氣的小房裏，整天哼着詩韻，肚中是常常空着的。但是，世界上的窮人是連做詩的自由也沒

有的，在上海的富朋友，聽着我做詩的消息，遙遙地取笑我說：「哈哈，我們績溪要出大詩人了！」於是我連忙把詩神趕走，因為我的肚子太空了。那時我的問題是怎樣不致於餓死，什麼是大詩人呢？我簡直連夢想也不知道。

我於是想到北京去，北京大學那時正為中國新文化的最高的學府，是中國新思想的發源地，那裏有所崇拜的大師。然而怎樣去呢？從南京到北京不過一條蜿蜒的鐵路，兩天的路程罷了。然而我沒有車費，便在旅館中關了幾個月。終於得了北京的一個好朋友的幫助，借了我二十塊大洋，於是在大風大雪的寒天，火車又把我裝到北京去了。



在沙漠的北京城裏，北京大學的四層高樓是巍巍地站着；那

裏，那裏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淵源；那裏，那裏是中國一切新思想的發源地；那裏，那裏是東西學術的總匯。那時的北京大學真負有偉大的使命和希望哪，然而到了北京之後，我又把進大學的勇氣打消了，因為我的唯一的問題還是怎樣纔可以不致於餓死。我那裏有許多錢去繳大學的學費呢？後來幸而得了一個著名的教授的幫助，做他私人的書記，每千字價格是二角伍分，那教授待我很好，所以在定價之外時常多給我一些錢，於是能夠暫時在北京安身了。工作之餘，我便到北京大學去聽一些關於文學的功課。那時北京大學的四層高樓上偷聽功課的朋友也真不少；他們大概都是些窮小子，既無錢繳費，也無錢買書，肚子是空的，衣服是破的，頭髮蓬鬆得像一堆亂草，嘴裏常常是 Marx 這樣，Kropotkin 那樣，Pousseau 的政治學說怎樣妙，Byron 的詩怎樣雄壯，Freud 的心理分析怎樣奇怪，

他們借着一些偉大的人物的名字和學說來欺騙自己，逃避現實，忘却眼前的一切痛苦，晚上可以整月的沒有錢買油點燈，便早早的躺在牀上做一些 *Nihilism Communism Anarchism* 的夢。

在莊嚴的北京大學的四層樓上，常常有這些苦朋友的足跡，他們僅選他所愛聽的功課去聽，廁身於雪花膏花露水花花綠綠的公子小姐之間，沒有人理他們，他們也高傲，藐視一切……

而我，我是這樣偷聽功課的朋友中的一份子。在這樣的境遇下，我以自修的能力能用英文看書，接觸一些歐洲的零碎思想和學術。

荷蘭的詩人包立爾 (*Henri Porel*) 說：「北京是在顏色中歌唱的城」。*(Peking is a town in Color)* 我在北京看不見什麼顏色，聽不見什麼「歌唱」，北京給我們的不過魯迅先生的詩中所謂「灰土，灰

土，灰土」罷了。然而這可愛的沙漠和「灰土」和靈魂全纏着了。這以後，因為生活問題，我也曾一度離開北京，到京漢和津浦兩條鐵路上去做過一點小事，那不過三四個月的時間罷了，七八年來，我的乾燥的生命全在那沙漠的北京中生長着，這其間，我做過中學的教員，大學的教授，最後的四年中，我在一個古廟裏做一點小事，每天要從早上八時直坐到下午六時。因為白天的時間全賤價地賣掉了。於是一到了晚上，便躲在自己的小房裏，看點自己喜歡看的書，寫點自己喜歡寫的文章。古廟的四周全是紅牆，晚上映着燈光，好像泥土裏凝結着紅血，院前的百年前的古槐樹上，時時送來繼續的蕭蕭的嘆息的風聲，我覺得有點寂寞而且悲哀了，閉起眼來坐在牀上，夢見自己到了「日出之國花之國」的日本，或是在冰天雪地的悲壯而勇敢的俄羅斯大地上奔跑。夢見衰老而腐敗的故國，

從自己和朋友的手裏造成幸福而平等的樂園。然而我的夢終於醒了，便是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無力和空虛，而這無力的空虛的自己，又終於還像乾枯的仙人掌似地活在人間，沒有餓死。

一九二三年我愛了一個北京大學的女學生，但是後來那個可愛的女郎終於愛了旁的有錢的朋友去了，我於是十分悲哀，做了很多的情詩，在北京的報紙上發表。後來把這些詩搜集起來，刊行一本詩集，叫做深誓。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魯迅周作人以及旁的幾個朋友和我，發起辦了一個週刊，叫做語絲，我便在語絲上陸續發表我的不好的創作小說和旁的文字，直到現在。一九二五年把我的創作小說收集起來，刊行一本情書一束。這冊書現在已銷行至五萬以上了。

一九二七年夏間，我和吳曙天女士結婚，便到了南方來，在暨

南大學教書半年，便生病了，一病數年纔好。我的著作，現集爲衣萍半集，共七冊，由神州國光社刊行。此外，有少女日記，與鐵民合譯。有乞呵夫隨筆，與朱溪譯。新作有小嬌娘小說一卷，由黎明書局刊行。有看月樓詞，由女子書店刊行。有作文講話，由北新書局刊行。有兒童作文講話，我的祖母，我的童年，給兒童們，苦兒努力記（與林雪清合譯）由兒童書局刊行。現在仍住在上海，專心著作。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實價每册大洋九角

衣萍文存



著者 章衣萍

發行者 樂華圖書公司

印刷者 樂華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五四七—五四八號
門市部

樂華圖書公司

四馬路中五六五號

特約發行所

廣州 永漢北路
漢口 特三區保華街

共和書局
光明書局

樂華圖書公司新刊

上海四馬路中市

當代詩歌戲劇讀本

實價一元

類，為坊間所有選本中之翹楚，編者以最精銳的目光，選集當代最負盛名之作品，如郭沫若，王獨清，徐志摩，蔣光慈，穆木天，朱湘，聞一多，劉夢葦，饒孟侃，邵洵美，田漢，侯曜，鄭伯奇，左明等，都挑選其生平第一代表作，編者在每篇之後，加以介紹，分析該作品的意義，思想及於時代的影響，並說到作品的特點及作者所屬之文藝流派等等。使讀者充分的認識該作品的特點所在。本書所選之內容，誠為當代中國詩歌戲劇界之代表作了。全書凡十餘萬言，用上等厚報紙精印。

當代散文讀本

實價一元一角

信，日記。共一十六萬字，為自郭沫若，郁達夫，胡適之，許欽選當代作家之代表作，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胡適之，許欽文，謝冰心等，都在被選之列，編者用了銳利的目光，精細的段，并在每篇小說說之後，加以介紹，分析該作品的意義，思想及於時代的影響，並說到該作品的特點所在。近來坊間雖有同樣之等，使讀者充分的認識該作品的特點所在。近來坊間雖有同樣之出着，但都未能充分的認識該作品的特點所在。近來坊間雖有同樣之望的好書，簡直可說是不容易吧。本書為想讀一冊使讀者不致失尤為適宜。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152B

8878



\$.90

325.5